



晉畧國傳一

成漢李氏

荆溪周濟謨

天機

廩君之裔自黔中徙漢定三秦遷巴西宕深漢末有李虎者依張魯于漢中魏克張魯虎遷畧陽臨渭號曰巴氏虎生慕慕生特特字元休及兄輔弟庠流驥皆有材武齊萬年之亂秦民南就食特于路振護之至漢中上書求入蜀弗許詔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安監察之苾受賂代請特過劔閣太息曰有如此地面縛於人劉禪真庸才也賈后廢外徵其姍益州刺史趙廐為大長秋代以成都內史耿滕廐懼圖據蜀以特兄弟為爪牙滕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主不制客必為亂室使還本廐密知而惡之襲殺滕及西夷校尉陳總自偁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以庠為威寇將軍使合六郡壯勇斷北道于綿竹庠習戰不用旗識舉矛成陳廐陰忌之長史

晉畧國傳一

李特

第八册

杜淑張粲亦說廐除之會庠勸廐偁帝廐因發怒斬庠并其子姪十餘人而撫慰特流以為督將特流怒引歸綿竹廐牙門許奔求巴東監軍淑粲執勿許奔怒手殺淑粲左右復殺奔三人者皆廐腹心既自相屠滅廐勢內沮使長史費遠北拒特特燒之走遂攻廐廐走外特上表獻捷于朝廐之初反也詔深州刺史羅尚遷益州拜徐儉守蜀辛并守廣漢以佐尚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萬二千人入蜀廐外尚至尚多欲而無斷特獻珍玩奉牛酒迎勞尚大悅辛并與特有舊及王敦共勸尚因會取特尚不從并更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猜懼是歲永寧元年也三月敦討汶山畔羌敗外朝廷符秦雍使還流民又遣御史促之特兄輔自畧陽備言中國亂不足復還乃使閭式賂尚求停至秋尚許之又求至冬并不許朝廷論誅廐功拜特宣威將軍流奮武將軍皆封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特傳
天機
荆溪周濟謨

侯又使州列上六郡同義者將加賞并欲自以爲功寢不下又貪
流民貲謀因其移徙設關斂之流民旣怨尚又感特數請畱相率
歸特特結大營赤祖以處之移并求寬并怒膺購特兄弟首特見
之悉取以歸改其文云能送六郡豪酋諸大姓首一首賞百匹流
民大懼益附旬月過二萬流別聚亦數千又遣式詣尚式旣知并
謀度尚終不可說因辭還尚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民今聽寬矣式
曰甚善然明公惑耶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眾怒難犯
願孰計之尚固言不欺式至告特曰尚雖云若是然荆威不立并
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也十月特分營爲二自居
北營流居東營繕甲礪兵以待并等相與謀曰羅侯無斷日復一
日令姦計得展吾屬且爲虜矣浚計取之羅侯不足復問也夜使
曾元襲特尚聞兵出使田佐助之特安臥不動半入發伏擊之斬

晉畧國傳一

李特

二

第八冊

諸將傳首示尚并尚曰此虜成去矣辛廣漢不用吾言坐張賊勢
且爲柰何于是六郡共推特爲鎮北大將軍益州刺史承制封拜
走并廣漢敗尚成都尚緣郫水作長圍以待救太安元年五月援
師敗取梓潼巴西特稱大將軍深益二州都督益州牧八月取德
陽明年正月入郫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改年建初惟取馬供
軍餘無侵掠蜀民堡塢皆送款特就撫之分六郡民就食焉尚保
太城求和弗許流及特子雄言諸降者未可信當取質六郡之眾
當聚而自守不宥分散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逆加疑
忌乎弗聽朝廷又使荊州刺史宗岱來援建平太守孫阜逼德陽
特使子蕩就其守任臧其拒之尚用從事任叡計密說諸郫塢諸
郫塢聞救至皆復附尚二月特爲尚所襲殺并輔外焉蕩聞敗引
還收餘眾退保赤祖推流爲益州牧休東營蕩保北營孫阜克德

陽任臧退屯涪陵阜進逼之岱軍墊江爲後繼三月尚出兵將攻流會流出拒邨民藥紳蕩亦助之尚乘虛攻蕩營苻成隗伯仲應尚營中無復將帥蕩母羅親擐甲拒戰刃傷目氣益厲流等破紳還夾擊尚尚退蕩乘勝逐北中矛而外岱阜兵日徧流大懼從李含計遣質請降離爲梓潼守閩之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大喜謂其眾曰吾屬已與蜀民爲仇一旦束手蜀民魚肉我立盡矣今阜恃勝而驕襲之可大克也眾皆諾阜軍果破岱亦卒于墊江荊州兵引去蜀救遂絕流自以智畧不及雄悉任以軍事六月陷汶山取郫七月徙屯郫蜀久被兵民皆流避或南入湘州或東下深荆野無烟火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尚參軍徐輿涪陵人也求爲汶山太守欲結長生與官犄角尚不許輿怒降流流因得長生軍食復振九月流卒眾奉遺命

晉畧國傳一

李特

三

第八冊

推雄

雄字仲儁特第二子也母羅氏妊十有四月而生雄卒眾推爲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尚數來攻雄使朴泰僞降伏驥兵半道而出長梯郫城外尚使苻成隗伯來襲登梯禽之驥盡俘其眾使呼于成都曰克郫城矣門啓而入復取少城遂陷犍爲殺太守龔恢絕尚餉道尚走江陽雄入太城范長生者年百餘歲有名德爲蜀人所信奉雄欲立以爲君長生不可與諸將固請雄惠帝建武元年十月雄僞成都王改年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迎長生爲丞相光熙元年三月長生始至成都雄手版門迎尊之范賢而不名長生勸僞尊號六月僞帝國號大成年曰晏平追尊特曰始祖景皇帝以長生爲四時八節天地太師永嘉三年十月太尉離尚書令閻式鎮梓潼爲其下所殺明年梓潼復爲晉太傅驥司徒雲司空瓚

攻之雲璜皆外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
奔荊州劉劭表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至巴郡
從羅尚請兵不得自復宕濞斬脫食其肝會梓潼返正明年正月
登遂進據巴西四月雄使張寶僞降復取梓潼七月羅尚卒皮素
代十一月驥攻巴西尚子宇惡登弗予糧素怒將治宇十二月爲
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誅宇巴郡亂驥急攻登熏鼠而食民無畔
者明年二月城陷登外之雄改年玉衡自素之外也三府吏士推
巴東監軍韓松行事州徙巴東暴重殺松眾殺重推巴守張羅羅
戰外推平西司馬王異其後江陽守張啓殺異代之卒推涪陵守
向沈州徙涪陵卒推汶山守蘭維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爲成
將李恭費黑所獲益州亾漢中邁楊虎楊難敵之亂郡人張咸以
地來附梁州諸郡唯巴東爲晉寧州平夷平樂三千餘家皆來降

晉畧國傳一

李雄

四

第八冊

雄使鳳鎮涪城任回鎮建寧李恭鎮巴三方克靖太傅驥總內政
專務養民刑平年豐民大和樂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
病又半之戶調絹數丈縣數兩新附者復之陳安舉隴右來降仇
池偁藩夷王歸附當是時天下大亂成獨無事號爲治安興學校
立史官規模猶具矣政務寬簡等威不立官無祿秩軍無號令部
伍攻城破邑以虜獲爲先此其所短也四月太師范長生率其子
賁爲丞相永昌元年蕩子稚鎮晉壽嫉鳳功鳳以巴西畔驥討斬
之驥子壽代鎮涪城太寧元年正月驥回攻晉臺登殺將軍司馬
玖越嶺守李釗漢嘉守王載皆以郡降四月進攻寧州敗于堂狼
乃還釗明習儀式故事雄甚任之楊難敵偁于劉曜棄仇池奔晉
壽趙兵退稚遣歸歸而畔稚怒請討之七月稚及兄瑯出白水壽
及瑯弟珩出陰平難敵拒陰平而縱瑯稚瑯稚長驅至下辨難敵

扼其後熾焉雄乃立瑯第班爲太子初雄后任無子妾子十五人羣臣請立嗣雄欲立蕩子瑯長且才雄屬意焉太傅驥司徒王達諫弗聽及是立班驥亟泣曰亂始此矣咸和元年六月費黑南破越嵩斯空間一年驥卒壽奔喪珩代鎮間一年壽拜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取巴東建平明年仇池降明年壽攻寧州費黑爲前鋒出南廣任調出越嵩壽圍朱提太守董炳刺史尹奉遣建寧守霍彪救之壽欲逆距彪黑曰城中食少宐縱入消其穀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當以日月制之牢澗之物何汲汲也壽弗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明年正月取朱提炳彪皆降三月奉以州降明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襲漢爲刺史壽還封建寧王六月雄生瘍于頭諸子惡其臭皆遠之唯班晝夜侍且爲吮啗雄以班屬壽而妯班字世文仁孝下士委政于壽唯居

晉畧國傳一

李雄

五

第八冊

中行喪禮九月雄子越自江陽來奔喪與其第期謀作亂珩知之勸班遣越還鎮且出期可以已亂班曰先帝在殯吾弗忍也更遣珩還涪十月越因班夜哭弒諸嬪宮婢殺班兄都奉期而立之號謚雄曰太宗武皇帝墓曰安都陵謚班曰戾太子壽立改謚哀皇帝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賤任后子之好學有容觀雄令諸子募部曲多者財數百期獨得千餘人旣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以越爲相國封建寧王並錄尚書叔父始代越鎮江陽始說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請殺壽期弗許使壽取珩壽告珩且假道焉珩出奔晉期使壽代鎮涪明年正月改年王恆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上官澹謀殺期而立班子幽不克及瑯子礪皆外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用事成政始衰明年十一月晉

攻漢中壽拒却之期驕虐多誅殺所殺輒籍之大臣自危骨肉不相親壽有威名尤懼不免每當入朝輒詐邊警不赴數過處士龔壯謀自安壯恢之子也常欲報仇因勸誅期以奉晉壽從之密與長史羅恆解思明謀期頗覺之數使許涪伺察壽又鳩殺壽養弟攸咸康四年四月壽襲成都以奕爲前鋒壽子勢時爲翊軍校尉開門內壽兵越竄褒華涪皆外期被廢爲邛都公自殺諡曰幽葬以王禮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少爲羅尚所獲尚卒歸數立功旣廢期羅恆解思明李奕勸僭王送期建康任調蔡興勸僭帝壽筮之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自立改國號曰漢年曰漢興尊父驥曰獻皇帝太子勢爲太子以舊廟爲大成廟罷弗祀更立漢廟制度大臣多改易卿

晉畧國傳一

李期 李壽

六

第八册

佐郡守皆用私人成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在形勝者省交州入寧州聘龔壯爲太師不受六月或告大臣謀廢立七月使子廣盟大臣于前殿八月淫雨傷稼壯上書請奉晉壽不悅祕其書九月雄后弟任顏謀反外因盡殺雄諸子明年三月晉復寧州四月復巴東建平壽有疾恆思明復議奉晉弗許李演上書爭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託爲雍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語言若古人所作則成鬼之常詞耳明年後趙王虎書來約伐晉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大閱舟師于成都壽登城觀之欣然自得將以應虎壯思明固諫乃止晉之取巴東也李閔止焉已而亾入後趙與聘使俱還盛稱虎刑殺之威宮室之麗壽大慕之明年十二月

徙苑郡民三丁以上者實成都大修宮室治玩器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皆坐直諫外政大壞建元元年八月壽沮子勢立號謚壽曰中宗昭文皇帝墓曰安昌陵

勢字子仁建元二年正月改年太和四月熒惑守心太史令韓皓言宗廟禮廢所致下羣臣議乃更特雄廟號皆曰漢而復祀焉明年八月廣求爲太弟弗許馬當解息明固請族之貶廣臨邛侯廣自殺以奕代鎮涪明年正月奕反攻成都門者射殺之勢益驕改年嘉寧恆居禁中不恤國事疏舊臣信左右荆割酷濫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自山中出巴西梓潼犍爲十餘萬落布山谷爲民害不可禁制加以饑饉蜀大亂十一月晉桓溫伐之明年二月至青衣勢大發兵使叔父福從兄權督堅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郛江南以待敵堅不可引兵自郛江北渡駕鷲碕向犍

晉畧國傳一

李壽 李勢

七

第八冊

爲三月至彭模則溫已自江南走成都矣堅還救潰于十里陌勢悉眾戰笮橋敗走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乞降溫受之送建康封爲歸義侯永和三年也升平元年卒于建康

論曰民有恆產則安土而重遷政令所設施由此其選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鴻雁哀鳴于中澤哲人劬勞而作堵豈不以平世之民動之易安之難哉秦民入蜀而李氏據蜀蜀民入楚而杜叟亂楚主客強弱倏忽異形羈旅失業偪于侮辱每作弗靖彰彰如是雖然此輩皆已違背鄉井崎嶇巖壑分飭藜藿之口剖褐脰胔之上出生入死朝不謀夕顧乃因瑕蹈釁咄咄而起奮其蛇豕之毒妄冀風雲之會揆諸素蓄豈暇及斯然則鋌而走險信處之者非其道也和季作牧荆湘獲安尚忖反之深益滋擾斯亦得失之林可爲殷鑒者已

漢趙劉氏

漢建武初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中平之亂縣南徙離石單于羌淥

卽其東北左國城建庭焉羌淥爲國人所殺子於扶羅太外弟呼

廚泉太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自以漢外孫冒姓劉氏魏武分

其眾爲五部左部居隰城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部帥皆劉氏豹爲左部帥晉太

康中改帥曰都尉劉氏雖分統五部然皆家晉陽汾澗之濱凡匈

奴十九種屠各最貴一屠各二解支三寇頭四烏譚五赤勒六捍姪七黑狼八赤沙九龜大樓十七屠維子八眞彌十九力羯大姓四呼延最貴一呼延氏二氏三蘭氏四喬氏豹屠各種豹妻呼延氏也

祈子龍門妊十三月而生左手文曰胤遂以爲名字元海幼好學

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

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兼學武事妙絕于眾姿儀魁偉身長

晉畧國傳二

劉淵

一

第八冊

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三赤豪長三尺六寸嘗謂同門生朱

紀范隆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

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善相人者

屯畱崔懿之襄陵公師彘一見驚嘆王渾與結友命子濟拜焉及

爲侍子在洛陽渾言諸武帝帝與語大悅曰由余日禪之倫也濟

因進曰淵文武材用殆過二子陛下若任以東南吳不足平也帝

俛善孔恂楊珧諫曰淵誠雄才然非我族類假令平吳終不復北

渡矣帝默然秦涼覆帝選將上黨李熹復舉淵恂又沮之東萊王

彌者家世二千石涉書記便弓馬爲游俠京師與淵友善將東歸

淵餞諸九曲酒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俛達讒間因之

而進恐終死洛陽與子永別矣因泣下已復慷慨獻歎縱酒長獻

齊王攸適出游九曲異其聲規知之歸請除之渾曰淵長者臣請

保無他且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
渾言是也尋代豹爲左賢王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推誠好
施子明法禁姦俊傑大附惠帝初拜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
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成都王穎鎮鄴表以自隨行寧朔將軍監
五部旣而諸王構釁盜賊蠡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宣等竊議曰昔
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漢亾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
有虛號實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左賢王幹宇超世興邦復
業此其時矣于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告
淵請歸會葬穎弗許惠帝幸鄴東嬴公騰王浚合幽并之師發鮮
卑烏桓突騎以攻穎淵乘閒說穎請還發五部赴難穎欲奉乘輿
還洛淵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勲王室四海豪傑咸願盡力王浚
暨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抗衡哉若棄鄴都示弱于人洛陽始
難復至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東胡之悍不逾五部願殿
下勉撫士眾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騰三部臬浚穎悅拜爲相國
參軍北單于而遣之至左國城自偁大單于有眾五萬據離石使
宏率騎會穎將王粹共拒騰粹已先敗穎狼狽去鄴淵聞嘆曰不
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攻
鮮卑宣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
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天厭晉德授我單于方
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桓吾之種類可以爲援晉吾
讎也奈何伐援以助讎淵曰善漢有天下長久恩德結于人心昭
烈崎嶇一州猶能抗衡天下息漢故也吾漢氏甥又約爲兄弟兄
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爲壇左國城南自偁漢王赦其境內年號元
熙惠帝建武元年十月也追尊後主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

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呼延氏爲王后以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宏爲太尉餘拜授各有差游固辭不受騰將葺元來伐敗諸大陵遂使族子曜陷泫氏屯畱長子中都喬晞陷介休明年騰復使司馬瑜等來伐欽拒之戰于汾城四戰皆捷六月進攻騰騰乞師于拓跋猗弋猗弋救騰殺淵將軍綦毋豚離石大饑就穀黎亭明年十月晉以劉琨爲并州移騰督鄴琨未至騰自井陘東下十二月景邀琨敗于板橋琨入晉陽永嘉元年晉反者羯人石勒陽平人劉靈及王彌先後來降封拜有差明年正月侍中劉殷王育請北定晉陽南取河東西入長安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淵悅曰此孤心也遣其子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勒攻常山爲王浚所敗四月彌陷許昌五月攻洛陽爲北宮純王秉所敗遂自軹關來奔純乘勝進兵敗諸河東乃退七

晉畧圖傳二

劉淵

三

第八冊

月自將攻平陽宋抽棄郡走河東守路迷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來降九月彌勒陷晉鄴十月淵僭帝改年

永鳳十一月丞相宣卒

宣字士則補純少言師樂安孫奕受毛詩左氏傳漢書纂

殺魏守王粹十二月封子和梁王宗室以親疏封郡縣王異姓以

勳謀封郡縣公侯明年二月熒惑犯紫微太史令鮮于侑之曰陛下雖受大命然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

嶇非可久安平陽陶唐舊都兼有紫氣願陛下迎乾象協坤祥從之遷都平陽得玉璽汾水中改年河瑞三月晉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攻之以爲前鋒都督隸景陷黎陽敗王堪延津沈男女三萬人于河洲大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納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七月彌聰共陷壺關又破王曠軍于長平新

興匈奴劉虎及白部鮮卑來附八月聰攻洛陽九月敗于宏陽十月復攻又敗鮮于脩之曰洛陽之破當在辛未今晉氣猶盛不班師必大敗乃召聰等還十一月彌略豫州勒略冀州十二月靈略

兖州彌表其長史曹嶷為安東將軍東徇青州明年正月立單氏為皇后淵解漢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及解帝與不載立呼延皇后事意呼延先死矣載記但云單氏通鑑乃云徵女未知何據通鑑之意豈以徵來附即納女邪若然北海王父乃單后子其年齒不符矣又聰丞靈王后載記但云色美通鑑乃云年少披父和為皇太子

于建興四年已髣髴若然必在二十外則聰上丞時單太后亦已三十餘矣封子乂為北海王二月勒陷兖州殺刺史袁孚復略冀州嶷自大

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陷東平進攻琅邪四月靈為王浚所破殺七月聰曜會勒陷河內執太守裴整淵有疾以宗室陳畱王歡

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諸子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置單于臺于平陽西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

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護軍馬景領左衛永安

晉畧國傳二

劉淵

四

第八册

王安國領右衛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分典禁兵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輔政八月殂子和立號謚淵曰高

祖光文皇帝墓曰永光陵和字泰淵嫡子也淵子有名者六人和恭聰聰行第四則知尚有一兄失名裕隆乂和恭呼延氏出乂後后單氏出皆為嫡

子惟聰功最多故以為大單于和幼美而好學及為太子猜忌寡恩既立其舅呼延攸及衛尉西昌王銳恨不與顧命說和曰先帝

不惟輕重之計使三王裕隆執政柄大司馬握勁卒十萬居近郊禍未可測願陛下早為之所和信之夜召諸衛盛欽馬景等而告之

武衛盛曰先帝在殯四王未有逆節奈何一旦相魚肉諸第不可信復誰信哉攸銳怒殺之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且謂此行足矣奚以多為景等懼聽命乃相與

盟于東堂銳率左衛景攻聰攸率右衛安國攻裕侍中劉乘率武衛欽攻隆尚書田密率武衛璿攻乂密璿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

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助攻裕隆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殺裕明日殺隆明日聰克西明門平陽諸門皆銳等走入南宮周洛都門名聰兵隨之明日殺和于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斬之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父單后子也讓之父辭聰乃自立

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聰左耳一白豪長二尺餘十四通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彎弓三百筋累遷右部都尉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以父從穎亾歸鄴拜右積弩將軍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淵偁大單于更拜鹿蠡王將兵數有功永鳳改元封楚王淵有疾聰方陷河內遠歸及是偁帝改年光興永嘉四年八月也尊父母單爲皇太后己母張爲帝太后立父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拜撫軍大將軍督中外諸子皆爲王聰自以越

晉畧國傳二

劉聰

五

第八冊

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壁刺殺之單太后色美聰烝焉太弟父諷單單恚死聰悲悼無已旣知父之有言也憾之呼延后因曰父歿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爲者聰心然之然追念單氏未忍廢也明年陷洛陽改年嘉平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中河山四塞城池宮室具備宜白主上徙都之曜以彌不待己先入洛恨之倉曰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因放火燒宮室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引兵東屯項八月粲曜陷長安以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關中以彌爲大將軍封齊公拜勒幽州牧彌與勒外親而內忌將圖勒誘而殺之以叛聞聰大怒遣使讓勒然竟以彌部曲配之且加位號以安其意勒遂專東方不可復制粲曜在關中先後爲晉將所敗粲先歸明年正月呼延后卒聰廣納大臣女爲昭儀夫人貴妃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顯女爲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蒙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爲

夫人右僕射朱
紀女爲貴妃

皆金印紫綬又欲納太保劉殷女又以同姓爲嫌聰問
延年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聰悅拜殷二
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
次貴妃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
決之又納其舅子張寔女微光麗光爲貴人左都水使者王攄坐
魚蟹不供將作大匠靳陵坐溫明微光二殿不速成皆斬觀漁汾
水夜不歸王彰諫囚之張太后三日不食又粲竝與櫬切諫聰怒
曰吾豈桀紂幽厲邪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正唯陛下
功高德厚曠世少比而頃以小事斬王公直言囚大將臣等竊所
未解故相與憂之恣寢與食耳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
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
手朕敢忘之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

晉畧國傳二

劉聰

六

第八冊

有不逮幸數匡之曜數爲晉師所敗四月奔還平陽降號龍驤大
將軍行大司馬六月以子易爲車騎將軍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
衛俚鎮離石驥居西平城操鎮蒲子以趙固爲荊州鎮洛陽七月
石勒始居襄國遣使來告初聰欲立貴嬪劉英爲后而太后欲立
其姪貴人張微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十二月立皇后張氏明
年二月太后張氏卒張后不勝哀亦卒三月立貴嬪劉娥爲皇后
爲起鸚儀殿廷尉陳元達上書極諫聰大怒曰吾營一殿豈問汝
鼠子乎速殺之并其妻子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
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臣要當上訴陛
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元達先腰鑲而入以鑲繞樹左右曳之
不能動聰怒甚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手疏曰
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餘廷

尉忠諫宐加爵土如何不納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民怨國疲咎歸于妾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身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視前人也復何面目待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邑變謂諸臣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示以后表而謝之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外輔如卿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媿賢堂明年正月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光照地貫于平陽北十里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使公卿極言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並后之事亾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亾何劉后產一蛇一虎害人而中止外肉旁后驚駭遂

晉畧國傳二

劉聰

七

第八册

卒俄失此肉所在哭聲亦止后賢明知大體聰所爲不道多規正內寵猶進退有序及亾僂后者同時至十餘人闔豎日益用事初

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茂德者死乃贈之因定官制公七

丞相太師太傅太保大司

大將軍十有六

輔漢都護中軍上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軍配

兵二千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

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

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亞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皆亞

公以掾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更封晉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

景曜王育任顓馬景朱紀爲六公諸子爲十六大將軍三月石勒

陷幽州來獻捷進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十一

月以掾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

掾先領大將軍此時解授渤海王勳敷以授濟南王驥

掾字士光少有

俊才及爲宰相驕恣嚴刻國人始惡之明年三月太廟成改年建

元兩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又惡之以問保
傅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對曰主上志在晉王久矣王公莫不附相
國本贈官今授晉王羽儀等威踰東宮萬幾莫不關太宰大將軍
諸王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今四衛精兵不減五
千諸王年齒尚幼大將軍無日不出皆可襲奪相國輕佻正煩一
刺客耳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
孰不倒戈大司馬不慮爲異也父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聽假
他事誅瑋遐而使卜抽將兵監東宮禁父不聽朝會父憂懼表請
立察己爲黔首笄除諸子封抽抑弗奏自王彌之外曹嶷盡有齊
魯地眾十餘萬與石勒畫河爲界勒表疑專制請討之弗許聰如
中護軍靳準第納準女月光月華爲左右貴嬪已而立月光爲皇
后又以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

晉畧國傳二

劉聰

八

第八冊

達極諫遷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禮實奪其權于是太尉范隆等
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不得已以爲御史大夫月光有穢行元
達奏廢之月光自殺聰大恨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武
庫陷入地丈五尺九月使大鴻臚賜勒弓矢策命爲陝東伯得專
征伐封拜明年聰立市後宮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羣臣皆因中常侍王沈等言事沈等多不呈聰以愛憎決之勳
舊弗錄閹人子弟中表自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或數日
至二千石將士征行無錢帛之賞而後宮家賜僮僕動至千萬沈
等車服宅宇逾諸王靳準閻宗內外詔事之

通鑑此下云郭荷與準皆有憾于太弟又稱謂相國察曰殿下

高祖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

已大變作亂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

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賄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

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于主上主上爲于友

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舉許之符密謂度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荷曰茲事已決吾備觀爾爾拜見族耳因獻款流涕二人大懼叩頭
求哀獨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但云有之甚責卿不先敬卿卽云臣誠負外罪然懼惟
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恐陷于誣譖不測之款故不敢言也皮忤許諾祭召問之二人至
不同時而辭若一祭以爲信然新軍復說祭曰殿下官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
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祭曰
爲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也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
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
事有可疑者五聽已禁又朝會而云愛信太弟一可疑也既云期以上已作亂兩期甚迫而本年三
月莫然無事其妄立見祭更不疑二可疑也夷甲之謀正在明年三月事隔一年而月適符三可疑
也事連祭躬夜傳證之祭之猜暴乃能遲發一年四可疑也明年三月東甲之謀直自祭發之是祭
明知必不爲變五可疑也竊意此事當在明年建武元年正月恭聽于建興四年九月已引見又待
之如初祭必深忌故竊準迎合祭意而爲此謀祭亦明知其詐喜其暗合故一切從之且其術中
也載記華說祭有殿下與太宰收其賓客云云太宰易以建興四年三月恚死十二月以驪爲太宰
宰字今改入建武元年而附原文于此

少府陳休左衛卜崇清直惡沈等雖在

公坐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沈等勢力回天

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實武陳蕃休崇曰年踰五十唯欠歿所耳

二月聰出臨上秋閣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

尚書王綬田歆大司農朱諧載記並誅之皆羣閹所忌也卜幹泣諫

晉畧國傳二

劉聰

九

第八冊

曰晉厲尸三卿猶不忍益一日而尸七卿無乃不可乎藉使有罪
亦宜下之有司詔在臣所未敢宣露叩頭流血沈叱之聰便拂衣
入斬七人而免幹于是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詣闕表諫曰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亾漢
今王沈等處常伯之任握生外子奪于中矯弄詔旨欺誣日月權
倖人主政以賄成知休等忠節懼發其姦陷之極刑賢愚傷懼沈
等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
澤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重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
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
沈等之由也願陛下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公卿五日一入
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庶眾災可弭和氣可召今遺晉未殄
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加以沈

等撓亂大政陛下腹心四支何處無患方復誅巫咸戮扁誰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也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兒輩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頓首涕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備掃除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兼怨陛下願收聖恩膏臣鼎鑊則朝廷之上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豈足爲怪更以訪聚聚盛偁沈等忠清聰大悅封沈等列侯易又苦諫聰大怒手壞其表三月易恚外元達痛哭自殺元達字長宏匈奴後部人本姓高生而喪父鞠于陳故改姓焉躬耕讀書年四十不妄交端爲左賢王招之不答及爲漢王人爲之懼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至矣其夕徵爲黃門郎歷廷尉司隸光祿御史大夫以直諫顯河間王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故得盡言及易死元達哭之勸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能言安用此歎歎乎遂自殺七月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大將軍敷泣諫不從憂憤發病

外八月平陽大飢流叛外什五六石勒使其將石越率二萬騎屯并州以招亾叛司隸部人奔冀州者二十萬戶使讓之勒不受

晉畧國傳二

劉聰

十

第八冊

命而潛結曹疑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犬豕交相國府門又交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豕著進賢冠升聰座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鬥外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九月讎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父又容兒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痛哭待之如初十一月陷長安進曜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改年麟嘉石勒取晉并州明年正月東宮鬼哭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子化爲丈夫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太史令康相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氏終據全吳天下當三分也石勒鴟視曹疑狼顧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外追秦皇遵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謀聰覽之不憚郭琦有憾于父

斬準從妹爲父孺子媵侍人父殺之而譖讓準準亦恨焉猗說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

濟南王驥謀將

以上已大宴作亂許以上爲太上皇

大將軍爲皇太子衛軍

齊王

爲大單于二王既許之矣殿下何不密

表之若猶有疑可呼問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粲

召皮惔猗先誅之至皆曰有之準進曰主上愛太弟卒聞之未必

信也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太弟好士必不自嫌輕薄小

人必贊逆謀然後下官露表其罪殿下拘太弟所與交通者具獄

上之上意乃可決也于是命卜抽引兵去東宮三月粲使謂父曰

適奉中詔師將有變可衷甲備非常父從之粲馳使告準及王

沈等準入白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問沈沈曰固聞之于

是使粲圍東宮收氐酋十餘人窮問之皆誣伏獄上聰謂沈等曰

今而後知卿忠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誅東宮官

晉畧國傳二

劉聰

十一

第八冊

屬及準沈等所怨忌者數十人坑土眾萬五千廢父爲北部王粲

使準賊殺之聰號哭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

知吾心也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使準討之七月大蝗平陽冀雍尤

甚準二子捕蝗震而死河汾溢漂千餘家東宮灾立粲爲太子八

月趙固上洛陽歸晉明年三月蝥斯則百堂灾殺諸子二十一人

四月立王沅養女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

曹恂諫曰縱沈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瓊寢汚清廟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聰大怒收送市

王延馳解入諫門者弗通鑒等竟斬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

皇后鬼哭光極殿又哭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聰寢疾謂粲

曰世難未夷非亮闇之日朝終夕斂旬葬可也徵曜爲丞相勒爲

大將軍錄尚書受遺輔政二人並不至乃以景爲太宰驥爲大司

馬任顓戴記作劉顯誤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太

尉范隆守尚書令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並迭決尚書奏事七月

聰姐子粲立號謚聰曰烈宗昭武皇帝尊靳氏爲皇太后及樊宜

王氏三后皆烝之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改年漢昌

兩血于平陽靳準有異志私于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

先殺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盜先之粲不從準懼又使二靳

氏言之乃收景顓驥大司徒勸驥母弟吳王逞皆殺之朱紀范隆

奔長安八月粲治兵上林謀討勒以曜爲相國督中外仍鎮長安

準爲大將軍錄尚書粲日夜宴後庭軍國皆決于準準以弟明爲

車騎康爲衛將軍勒兵入宮升光極前殿使甲士執粲數其罪而

弑之謚曰隱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墓並聰尸斬之自

號漢天王併制置百官遣使徧藩于晉

晉畧國三

劉聰

上

三

第八冊

論曰淵聰文武才略冠絕當時然淵愛重民命視聰酷暴爲不侔
矣且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萬幾之暇一二女子承顏順旨作其
歡欣宜若無惡於天下然而從欲必導奢習奢必厚斂外必樹寵
戚內必任奄豎異猷同峻殊條共榦覆轍萬方未有由茲而不敗
者也三代哲王宣力熙載積功絜仁如此其厚妹喜姐已褒姒一
舉覆之脆若刈菅又況淵聰之弱植乎

曜字永明淵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少孤養于淵八歲從獵

西山避雨樹下樹震眾皆踣獨曜不動及長身長九尺三寸爪手

過邠須毋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鐵厚一寸射而

洞之游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變姓名爲縣卒令崔岳異而詰

之叩頭自陳岳曰卿奇士也崔元嵩乃不如孫賓碩乎詔捕峻民

間不可保此縣幽僻勢能相濟急則解印綬俱去耳及曜貴贈岳

及從亾者曹恂傳送者劉綏王忠皆公侯焉遇赦歸隱迹管潁山
淵偁大單于略地太原淵偁帝封始安王攻下河內聰嗣立與粲
陷洛又陷長安更封中山愍帝復立于長安聰悉以西事任曜與
麴允索綝力戰馮翊北地閒前後四年卒陷長安拜太宰陝西大
都督更封秦王鎮關中當是時張氏世有涼州境至狄道枹罕南
陽王保有秦州氏王楊氏世據武都陰平唯獨雍州屬曜聰疾篤
徵入輔曜知且內亂固辭不赴粲立以爲相國督中外鎮長安如
故粲殺其羣弟范隆朱紀來奔準弑粲曜率眾赴難至皮氏軍于
赤壁呼延晏來奔與紀隆共上尊號太興元年十月偁帝于赤壁
改年光初以紀領司徒晏領司空隆太尉如故赦境內惟準一門
不赦石勒討準至襄陵曜使雅策犄角汾陰封勒趙公準遣卜泰
請和于勒勒囚送曜曜使泰諭準迎已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

晉畧國傳

劉曜

三

第八冊

決十二月其黨殺之推其弟明爲主復遣秦奉六璽來降勒怒增
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引避明率平陽士女萬五
千歸曜還至粟邑止屯斬明盡滅其族迎其母胡氏之喪于
平陽葬諸粟邑勒使左長史王脩來獻捷曜喜使司馬郭汜兼司
徒進封勒趙王加殊禮拜使副皆將軍脩舍人曹平樂私于曜曰
勒外表至誠實覘強弱比脩復命師且至矣曜兵實疲懼見形于
勒明年二月追汜還斬脩于市副使劉茂逃歸勒怒叛曜四月定
都長安起宮殿尊四代皆爲帝高祖亮曾祖廣祖
防史失其名立故惠后羊氏爲皇后
后所生子熙爲太子諸子皆爲王宗室郡王繕宗廟南北郊以始
封中山改國號曰趙牲牝尚黑旗識尚立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十
一月石勒偁趙王明年正月取晉秦州六月巴酋句徐庫彭等爲
反者解虎尹車所引虎車旣伏法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

將盡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請誅元惡而赦其餘弗聽叩頭力爭至于流血曜怒以爲助逆囚之盡殺徐彭等暴尸十日乃投諸水于是巴眾盡反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僭大秦年曰滅趙四山羌氏巴羯應者三十餘萬城門晝閉子遠復從獄中上書曜怒甚手裂其表曰大荔奴嫌舛晚邪雅等苦諫曜意解救之赦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幸聽臣大駕可毋動一月定矣問方畧對曰此曹非有大志但逼峻網恐相株繫耳諸逆家屬沒在奚官若廓然大赦使迭相招撫降者必多其有不降勢成孤立假臣弱卒五千保爲陛下梟之若徒逞兵威賊黨益固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卽曰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雍征討都督次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平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險密進擊滅之振旅巡隴右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恃

晉畧國傳一

劉曜

古

第八冊

險拒命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逼之五戰皆捷將降矣其子伊餘至大言于眾曰往劉曜自來感縮便去偏師若我何悉其卒五萬晨壓壘門而陳左右欲戰子遠曰伊餘勇而恥敗眾又新至其銳不可擬也堅壁數日伊餘驕不設備誓眾蓐食乘風霧遮明覆之生擒伊餘權渠大懼被髮撚面乞降啟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權渠部最强西戎爲寇者咸稟命焉權渠降莫不歸附師還遣子遠大司徒初立太學簡百姓年十三以上二十五以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儒臣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景道爲崇文祭酒曜欲作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鎬池又將于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俛順人事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俟

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伏奉詔書將營鄴明市道芻蕘皆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又聞將營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槲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亾之國不掘之墓臣子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終始安固萬世爲更優耳曜大悅下書褒美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卽罷諸作省鄴水囿以予貧戶明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尺文曰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曾小衰困蹶喪嗚呼嗚呼赤牛奮軔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滅勒之徵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

晉畧國傳二

劉曜

十五

第八冊

凶莫大焉皇亾皇亾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敗趙國昌也國家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勒不在我也東井秦分五車大梁趙分此言秦將竭滅以成趙也作罅西困頓立蹶子赤奮若牽牛丑言酉始衰子大喪丑當盡也御史劾均大不敬曜曰灾瑞誠不可知均能戒朕不德忠益多矣是歲辛巳也石梁之敗以乙酉戊子而曜爲勒禽己丑而趙滅卒如均言明年二月曜西征敗楊難敵降故晉王保將楊韜于南安遷隴右萬餘戶于長安復攻仇池難敵偪藩軍中大疫曜亦病乃還晉降將陳安來朝曜辭疾不見安怒且疑曜已死遂叛曜乘馬輿先行呼延實監轡重在後安率精騎要斷隴道禽實及其長史魯憑將降之皆罵而死安弟集復以二萬人追曜呼延瑜擊斬之安據上邦東拔汧城自偪大都督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慕爲相國隴上氏羌咸附眾

至十餘萬獨休屠石武以桑城附曜拜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始
禁無官者乘馬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季秋農功畢乃聽
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殺牛犯者皆死臨太學試諸生上第拜
郎中羊后之被辱也怨訕惠帝極口媚曜曜嬖之故得立爲后頗
預政是年卒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羊后于粟邑親詣規度葬期
迫六萬人然燭夜作眾咸怨游子遠諫弗聽使岳率萬騎迎父及
弟暉之喪于太原而葬焉大疫死者十三四太寧元年六月陳安
圍劉貢于南安石武攻上邽以救之安馳還遇武瓜田武堅壁不
戰貢躡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救貢逆擊武復躡之安眾潰收
騎八千奔隴城貢畱武督後軍自追圍之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
大風飄寢堂出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東堂五日繕復
之以雅爲太宰加殊禮自督隴城圍安戰數不利乃畱楊伯支姜

晉畧國傳二

劉曜

六

第八冊

沖兒守自率數百騎突圍出欲引上邽平襄之眾還解圍旣出知
上邽亦被圍平襄已破乃南走陝中平先追斬之伯支斬沖兒以
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隴西悉定岳與張茂相持于河上
曜乘勝赴之有眾二十八萬列營百餘里鉦鼓動地茂臨河諸戎
皆潰諸將請速濟曜曰吾軍雖多畏威而從者三之二且中軍老
矣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必怖而歸命苟僂藩吾又何求乃揚聲百
道俱濟直指姑臧而按甲不動茂果僂藩至自河上增其父及妻
墓高九十尺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奔漢中以田崧爲益州刺史
鎮仇池封岳中山王督中外初曜長子儉次子(允)(允)年十歲長七
尺五寸聰奇之使以爲嗣曜曰藩國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
序聰曰卿勲德當世世專征豈常藩耶乃別封儉臨海王以(允)爲
世子及長驍捷善射斯準之亂没于黑匿都鞠部至是歸曜見熙

儒謹非撥亂才允故世子將廢立訪朝臣呼延晏等咸贊之卜泰韓廣諫允涕泣固辭自請輔熙曜亦念羊后乃止封允永安王號

曰皇子命熙盡家人之禮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悲鳴不食五日皆外明年正月勒將石生擊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

明年三月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馬牛羊百餘萬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渭城遣岳追之自次

富平為岳援岳斬佗河濱及其甲士千五百赴河外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武都還襲仇池

載記作自漢中說也難敵奔漢中趙兵退即還武都蜀攻之敗績事在太

史王脊據州來降五月遣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

宿衛精兵一萬濟自盟津呼延謨率荆司之眾自嶠函而東岳克

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生金墉勒使石虎率步騎四

萬入自成皋與岳戰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圍之岳

眾飢殺馬而食虎又斬謨曜自將救岳虎逆戰前軍劉黑大敗石

聰于八特阪其夜曜屯金谷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退屯澠池

亦如之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諸將八十餘人遂復并

州曜至長安素服郊哭七日乃入憤懣發病久而後起以允為大

司馬大單于改封南陽置單于臺于渭城咸和二年張駿侵秦州

允擊敗之盡取河南地明年五月石虎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

進攻蒲阪曜使劉述發氏羌屯秦州而自將擊虎揚聲水軍自衛

關北濟以絕虎後虎懼引退追之八月及于高候大敗之斬石瞻

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杖億計虎奔朝歌

史以曜兵為實自衛關北皮按衛關即朝歌關在河內郡朝歌高候在河東

曜軍若據衛關則虎隔在兵後不得言追及高候矣金正曜自大陽濟攻石生于金墉

決千金竭以灌之分攻汲河內勒榮陽野王守將皆降襄國大震

晉書國傳二

劉曜

七

第八冊

十二月勒自將救洛陽曜既克石虎不恤軍事專與嬖臣飲博左右諫者輒以爲妖言而斬之聞勒濟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是日大風昏霧洛水倏人與勒前鋒門禽羯送之乃知勒已至曜色變攝金墉之圍陳于城西曜少年淫酒至老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頓蹶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勒將石堪乘之師遂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載以馬輿使醫療之歸襄國舍之永豐小城給其伎妾嚴兵圍守使岳等乘馬從男女盛服見之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我殺石佗媿之多矣勒使曜以書諭熙降曜爲書曰告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曜咸和三年也明年正月允奉熙將奔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完將士未離叛可共竝力距險何爲逆走允怒

晉書國傳二

劉曜

六

第卅冊

其阻眾斬之率百官奔上邽厚策皆棄鎮從之關中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使生赴之八日允率數萬人自上邽攻長安隴東戎夏皆應次于仲橋生固守虎救至九月戰于義渠允敗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熙允及諸王將相以下三千餘人皆被禽虎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中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秦雍悉入于後趙

論曰曜受直言如恐不及卒以拒諫兵敗身歿悅而不繹始是之謂乎方其擅秦雍跨蒲陝西平陳安北服張茂南走楊難敵威亦燁已并州來降勝勢在我不以其時堅凝上黨振提脊膂方復迴師河外釋膚噬腊石梁旣覆壺關隨沒豈不謬哉臨河不渡能震姑臧以金鼓依山設險不能制襄國以建瓴世惜高倏之迂緩失機未若河濱之紛紜曠實也

後趙石氏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匈奴羯部羌淶之後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

加皆為部落小帥匄生上黨武鄉炎允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年

十四隨人行販洛陽倚獻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

者胡雛吾察其音聲視瞻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遣收之會匄已

去及長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周曷朱凶麤不為羣胡所附匄

代督攝部眾信愛貧困鄙人郭敬陽曲人甯驅恆贍之嘗與李陽

爭漚麻池相歐也太安中并州饑北澤都尉劉監縛欲賣之賴驅

以免潛詣納降都尉李川逢敬于路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貨

帶為具食并給衣服然後得前復為東嬴公騰所執二人一枷傳

賣山東敬族人郭陽為送吏敬又屬焉匄道病陽恆善遇之荏平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一

第八冊

人師權買為奴耕于野每聞鼓角鞞鐸聲以問諸奴諸奴亦聞之

匄因曰吾幼來在家耕恆聞如是諸奴告權權亦自奇其狀兒免

之權家隣馬牧匄因善牧帥汲桑遂招集王陽等十八騎為羣盜

王陽安支雄黃保吳豫劉膺統豹逢明郭劼劉微東如赤龍驟驥諸苑中乘苑馬

劉寶張疇侯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庶支屈時時遠掠繒寶以賂桑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偁為穎報讎

匄與桑率牧人乘苑馬赴之年二十餘矣桑始命匄以石為姓勒

為名焉藩桑歾勒奔樂平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擁眾數千壁上

黨往從之匄督等待之厚勒因說曰劉單于已舉兵部大能抗之

乎曰不能曰今部落皆被單于募賞往往欲叛部大歸單于矣既

不能抗何不從之而坐待眾散乎匄督等懼隨勒歸劉淵淵拜匄

督親漢王莫突都督部大拜勒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

伏利度眾二千壁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奔焉伏利度大

悅結爲兄弟使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勒知眾附己也因會執伏利度而詢眾曰今舉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眾皆推勒乃釋伏利度率其眾歸淵加山東征討都督兼統督伏利度之眾淵僭帝進安東大將軍開府頻陷趙魏降附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張賓者字孟孫中丘人博涉不守章句常自比子房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因病免勒至趙賓謂所親吾歷觀諸將無足與語者獨此胡將軍可耳提劍詣軍門大呼求見勒納之明年進號鎮東淵姐聰立勒南寇襄陽東略江西明年還陷江夏許昌覆故東海王越軍于苦縣殺王公宗室大臣數十洛陽陷東出轅轅陷蒙城執晉大將軍苟晞鏢其頸以爲左司馬入洛之役王彌與劉曜有隙將還據青州使晉司隸劉暉持書報長史曹嶷欲與共圖勒勒游騎獲暉彌未之知也彌將徐邈叛彌勢衰闕勒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二

第八冊

獲晞惡之遣使卑詞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告張賓賓曰人情孰不樂故鄉彌之不忘青州猶將軍之不忘并州也所以遲迴正慮將軍襲其後耳將軍不圖彌彌必圖將軍不如先之時勒方攻陳午而彌與劉瑞構兵彌不勝請援于勒賓曰天贊我也卽釋午赴彌共擊滅瑞彌大喜以勒爲親已勒燕彌于己吾酒酣手斬之而并其眾聰使來讓旣而加拜幽并都督幽州牧并州刺史南略豫州臨江而還屯于葛陂築舍墾田爲久計欲以圖江東勒之被鬻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及勒從子虎于葛陂且致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求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勝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

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亾者正以軍出無名聚而爲亂也將軍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絕之其後克廩丘獲琨從子啓乃賜田宅使從儒官受經以答琨意云明年春葛陂大雨水軍中飢疫江東大集兵于壽春檄書朝夕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勸僞降求平河朔以自效軍退而後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請及吳軍未集各將步卒三百乘船夜攻城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于君何如賓曰將軍陷帝都執天子殺王侯妻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既誅王彌不宜來此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聯喉襟之勢宜北據之伐叛柔服河朔既定天下豈有處將軍右者晉保壽春懼我往擊耳卒聞迴軍方喜不暇何暇邀擊輜重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刁長史應斬相明性怯耳黜爲將軍擢賓右長史號曰右侯而不名軍達東燕聞向冰數千人壁枋頭不敢渡賓曰冰船未上枋盡在濱中可詭道取也乃陽引軍向棘津而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濟冰方欲收船萇等已至下船三十餘艘大軍畢濟破冰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至鄴敗劉演演入守諸將欲遂攻之賓曰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未可卒下王浚劉琨皆我之大敵宐及其未備進據彤勝邯鄲襄國趙之舊都擇一而處之依山憑險可以自

固使人有定志然後兼弱攻昧大業可圖也于是進據襄國遣使報聰聰拜勒幽冀并營四州都督冀州牧上黨公餘官如故分命諸將略廣平諸縣收其野穀冀州壁壘多降附王浚將游綸張豹保苑鄉勒破其外壘浚使王昌督遼西鮮卑段疾六眷來攻勒引還襄國襄國城未修乃于城外築重柵設障以待之段氏屯渚陽造攻具勒使挑戰皆敗欲悉眾野戰以決一勝諸將請固守張賓孔萇進曰聞彼克來月上旬攻北城謂我弱不敢出必懈諸段之中末栢最強請不戰以驕之密鑿爲突門出不意衝之若禽末栢段氏膽落可遂破也從之果禽末栢疾六眷大敗走還渚陽遣使求和送金銀鎧馬以末栢三弟爲質而請末栢諸將請殺之勒曰遼西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納其質使虎盟疾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自命末栢爲子而歸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勒

四

第八冊

之段氏引軍還王昌亦退綸豹皆請降段氏由是附勒明年克三臺使虎鎮之益攻下浚所署置冀兗青諸鎮將阮上白降卒見郭敬下馬執其手以泣賜車馬衣服拜上將軍赦所欲阮軍使將之司冀漸寧民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使教之將營鄴都難其守張寯舉晉故東萊守趙彭彭辭勒不悅寯進曰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四公足以成將軍不世之高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而以虎領魏郡烏桓薄盛執浚渤海太守劉旣來降幽州烏桓審廣漸裳郝襲等亦背浚遣使來降勒將圖浚使覘之議致書加羊陸故事張賓曰浚雖晉藩懷逆久矣必患延攬英雄以自輔其欲得將軍始猶西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而無誠款之形脫

生猜疑後雖有奇略安所施乎乃使舍人王子春董摩多賈珍寶奉表推浚爲天子遺浚女壻棗嵩書厚賂之浚既有逆謀嵩又黷貨果大悅浚司馬游統陰通使于勒勒斬送之浚雖不罪統益信勒浚使至勒匿勁于見羸弱北面再拜受書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明年復使克期親上尊號亦修牋于嵩固乞并州牧廣平公以安其意纂兵戒期沈吟不行張賓進曰襲敵當出不意今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鮮卑烏桓固已附我矣劉琨與浚內實讎敵若送質請和琨喜得我而快浚滅必不救也幽州饑餒浚不知恤眾叛親離大軍臨郊勢必瓦解此反不過二旬就令三方有變勢亦足以旋踵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使使如琨命火宵發遂克幽州以晉故尚書劉劭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五

第八冊

爲刺史置守宰而還翰不樂屬勒以薊降段匹磾匹磾自偁晉幽州刺史勒斬浚首獻捷于聰拜驃騎大將軍陝東大都督加金鉉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勒亦大行封賞命將四出攻略晉諸方鎮以次夷滅下郡縣閱實人戶戶貲滿二匹出租二斛以爲賦稅之差焉明年請討曹嶷聰弗許已而遣使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劉曜陷長安勒攻樂平劉琨使箕澹將十萬眾救樂平自次廣牧爲聲援勒將拒之或謂琨新得代眾兵力方強請還軍固壘以挫其銳勒曰烏合遠來一戰可禽何強之有敵若乘退顧乃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陳疑兵山上設二伏輕騎逆戰爲北澹逐之伏發澹軍大敗并州降琨奔薊澹奔代萇攻代殺澹而司冀并兗流人數萬戶在遼西與馬嚴馮睹各據營壘相招引萇不能克勒問計于張

寶賓曰嚴脂本非我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若班師息甲任
其守以冀遂之事幽冀可靖也從之擢武遂令李回守高陽回先
爲李潛長史嚴部下多潛軍人素服回叛嚴自歸嚴懼奔幽州道
溺外賄率眾降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千數勒嘉回勳討弋陽
子劉琨段匹磾奉表勸進于江左曹嶷旣應之恐勒冀之使使通
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琅邪公嶷遂中立聰疾甚徵勒入
輔不赴聰俎子粲立斬準弒粲勒討之軍襄陵北原降羌羯四萬
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不動劉曜僭帝于蒲阪進勒大司馬加九
錫封趙公勒又降羌羯十餘萬落徙之司州準使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于勒勒名爲助曜內實與曜競乃送泰詣曜使知城內無
西意欲以挫折曜曜亦覺之潛結泰使還平陽泰與靳明等殺準
降曜勒怒使令史羊升責明殺準狀明斬升勒大怒攻明明戰敗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六

第八冊

求迎于曜勒入平陽修淵聰墓葬粲以下百餘尸徙渾儀樂器于
襄國燒宮室置戍而還明年使王脩獻捷于曜曜斬脩勒大怒曰
孤出萬死爲劉氏得志便欲相負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
邪遂置太醫尚方御府望壺諸令鑄豐貨錢增置宣文宣教崇儒
崇訓十餘小學于四門以教將佐豪右子弟令法曹令史賈志造
辛亥制五千文行之其後十餘歲乃用律令駸駸向改制度矣河
西鮮卑叛虎賁之朔方孔萇克幽州段匹磾奔邵續于樂陵石虎
張敬張賓等勸勒僭尊號不許請僭趙王許之十一月僭趙王元
年太興二年也赦罪行賞建社稷宗廟營東西宮行州郡勸農桑
加張賓大執法總朝政石虎爲單于元輔督禁衛諸軍表憲傳暢
杜嘏領經學祭酒憲字景思楷之子也少穎悟好通經俠弱冠折節修儒學足不踰閭者
憲年歷仕豫州刺史爲石勒所敗北奔幽州王浚承制以爲尚書勳
浚沒官屬莫不謝罪軍門唯憲及荀勗不往勒召而讓之占對無屈稱浚官僚親族家貲皆萬萬
鎰家唯書百餘卷臨米而已嘗從事中郎勸博尊號與王波共控朝儀著太大夫選司徒石虎時

加大傅卒于位諱字彥舒尚勳子緝之子也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勳字世道緝第二子也
仕晉爲祿書丞沒于勳爲右司馬諱純胡儀居棧常作習諳公叔讀三十二卷公卿故事九卷成
和二年卒于詠過江仕至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瑒爲史學祭酒李

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陳之法支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

胡人辭訟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爲門生主書按劉琨長子羣字公度父被害
依段末栢至石虎滅遼西乃得

司典胡人出入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徙士族三百戶于崇

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號胡人爲國人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

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

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朝會燕饗用天子禮樂論功以葛陂爲

先存者爵封輕重隨功爲差外事之孤加一等禁報嫂及在喪昏

娶其燒葬聽如本俗明年大霖雨中山常山尤甚滹池溢衝陷山

谷巨松皆僵拔隨流至渤海原隰山積明年下令曰去年水出巨

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室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七

第八册

殿殿成徙洛陽銅馬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勒門禁嚴諱胡

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翥倉卒

對曰胡醉甚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釋翥弗罪參軍

樊坦授章武內史入薜衣冠弊壞勒曰參軍何貧之甚坦率然對

曰頃遭羯賊是以蕩然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相償坦大懼

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

裝錢三百萬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親

臨大小學試諸生高等賜帛後又飭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

五十人三考修成升之台府初定五品續定九品以張賓領選張

班孟卓爲左右執法郎副之令羣僚及州郡各舉秀才至孝廉清

賢良直言武勇之士答策上第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後又

定孝秀試經之制舉人得自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十一月召武

鄉者舊燕襄國齒坐道故因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趣召之至與之酣飲引其臂突曰孤當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豐沛其復之三世禁天下釀郊廟皆以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是歲取晉樂陵明年晉兖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豫州刺史祖約退屯壽春世子興卒立^⑤爲世子程遐之甥也遐吏張披才張賓引爲別駕參預政事遐恨披之去已也又忌賓權盛使^⑥母譖之曰披與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將不利于社稷披請急召不時至勒殺之賓弗敢救^⑦何賓卒將募勒望^⑧樞哭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速耶程遐代爲右長史每議事不合意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明年三月晉徐州刺史卞敦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勒

八

第八冊

貽七月石虎克廣固曹疑降送襄國殺之虎將盡殺疑眾新除刺史劉徵曰畱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請歸耳乃畱男女七百人明年晉兖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斬趙河南守尹平于新安遂攻李矩于陽翟爲矩將郭誦所敗石聰救之破矩兵明年三月石佗襲趙大獲已而敗死河濱四月并州叛附趙五月石生攻敗李矩矩附趙趙劉岳救之圍生金墉虎救生敗岳圍諸石梁趙主曜自將救岳無故驚潰六月拔石梁執岳遂復上黨李矩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多附拓境至淮徙洛陽晷景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叕置之建德殿立桑梓苑備親蠶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明年三月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勒素忌光得眾因黜爲牙門如鄴光侍直

有愠色勒怒笄其妻子幽諸獄四月石生執晉汝南內史祖濟十月命世子密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王陽專統六夷爲密輔佐程遐之謀也虎鎮鄴十餘年自以功大無去鄴意深恨遐明年虎擊代代徙都大甯明年二月荏平令師懼獻黑兔程遐等以爲瑞改年太和石虎攻河東趙主曜自將敗虎于高候遂圍金墉滎陽守尹矩野王守張進皆叛降趙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之郭敖程遐等固諫曰金墉饒食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必將自退今方乘勝未可與爭也王慎毋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劔叱而退之召問徐光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攻金墉此其無能已可知也頓軍堅城之下經時旣久情見勢屈大王親臨彼必瓦解解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何爲不行勒笑曰光言是也敕內外戒嚴敢諫者斬十一月命堪聰桃豹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勒

九

第八冊

各統見眾會滎陽虎據石門虎子邃督中軍自率步騎四萬赴金墉延津方流漸軍至融泮渡畢復流勒以爲神命之靈昌津謂徐光曰曜盛軍成臯上也阻洛水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成臯無守兵勒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頷曰天也卷甲銜枚出于警輦之間戊寅曜徹圍陳城西南北十餘里勒益喜曰可賀我矣遂入城明日虎出大夏門躡其後堪聰出西陽門迎其前自出閭闔門衝其中堅大破趙軍遂禽曜明年九月悉定關中地蒲洪姚弋仲皆降代納質張駿解藩貢方物明年二月羣臣上尊號弗許固請乃僭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妻劉氏爲后世子密爲太子封拜有差旗幟尚玄牲牲尚白子社丑臘羣臣固請正尊號八月僭帝改年建平追尊高祖以下爲皇祖父爲皇帝后及太子皆

曰皇秦王宏者太子（子）之弟也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語遂曰主上自都襄國端拱仰成以吾當矢石二十餘年南禽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子黃習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畱種也勒以太子好屬文親儒素謂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將家子對曰漢高祖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立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之主此天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太子仁孝中山王雄猜一旦山陵崩社稷非太子有也宜漸奪王權以授太子勒大然之明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欲斬之徐光力爭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匹夫皆滿百匹尚欲市別宅况富有四海乎終當繕之且赦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根集堂陽勒

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災天意欲就鄴都也明年正月饗宇文使者酒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逢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耳遇光武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效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呼萬歲勒令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震遂竊威福虎雖領尚書令無復過問者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自負勇武權智羣臣莫及諸子壯且預兵權快快不可輔少主宏早除之以便社稷勒曰今天下兵難未已大雅冲幼方將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耶卿當患不得獨擅帝舅之權耳吾亦參卿顧

命勿爲過懼也。退泣曰：臣所言者，公陛下柰何以私賜拒中山王。雖爲太后所養，終非陛下天屬。杖神規建徽，效陛下訓之亦以足矣。而志望無厭，及今不除社稷，始哉勒不聽。退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非但國危亦爲家禍。將若之何？光乘閒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四海而神邑不豫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乃四支乎？魏承漢運，雖有巴蜀，不可謂漢不滅也。吳跨江東，豈虧魏美？陛下旣包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司馬何異？劉備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仰藉神略，自矜英武，近于東宮，曲燕有輕皇太子之心。陛下隱忍容之，臣恐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腹心重疾也。勒默然而竟不從。明年夏，勒有疾，召太子中山王巖震侍疾，禁中虎矯命斷絕內外，並絕太子。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勒

十一

第八冊

及震省視，詐召秦王宏、彭城王湛，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王何故來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爲自來，邪有呼者趣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息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虎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實不遣，廣阿蝗遂託捕蝗率騎三千游蝗，所以待變。七月，勒疾篤，遺令三日而葬，斂以時服，載以常車，毋藏金玉玩器。旣葬而除，毋禁祭祀，昏嫁飲酒食肉，征鎮牧守毋得奔喪，擅離所司。大雅兄弟宜善相保，以司馬氏爲戒。中山王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俎夜瘞山谷，其後乃備文物。虛葬高平陵子，立號謚，勒曰：高祖明皇帝。字大雅，勒第二子也。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劉徵任，播授兵書。王陽教擊刺，然後立爲太子。勒俎虎劫使臨軒收程退，徐光下廷尉，召邊兵入宿衛。懼讓位虎曰：君歟？太子立禮也。何以讓爲？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逼

立之殺暹光八月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總百揆立邃爲太子拜大將軍錄尚書盡以府僚筦機要勒舊臣皆補閒任徙勒妻劉太后以下居故太子宮名之曰崇訓劉氏有膽略常參勒軍計諸將咸與服之謂彭城王堪曰先帝南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皇祚之滅始不復久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斥外軍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奉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令牧守征鎮率義兵以討逆九月堪微服輕騎奔兖州失期不得入南奔譙詣石聰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未至爲虎追騎所獲送襄國彘殺之虎徵南陽王恢還殺劉氏而立密生母程氏爲太后石聰以譙降晉十月石生以關中降晉石朗據洛陽皆起兵討虎虎留子邃守襄國自統步騎七萬攻譙殺聰攻洛陽殺朗進攻長安以子挺爲前鋒生將郭權率鮮卑涉瑣部眾二萬拒之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勒

士

第八冊

戰于潼關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奔澠池鮮卑密通虎背生襲擊之生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還長安權收眾與虎將石廣相持于渭汭戰未決生又奔雞頭山虎聞生已走進兵入關拔長安斬守將蔣英生部下斬生以降徙雍秦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拜蒲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汲郡之枋頭姚弋仲奮威將軍西羌都督居清河之灑頭十二月郭權據秦州附晉明年正月改年延熙四月上邽人殺權以降又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犇二州勒所置方鎮至是盡滅十月密齋印綬親詣虎禪位虎曰天下當有公議何自論爲密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十一月虎廢密爲海陽王并其母程氏弟宏恢皆幽崇訓宮尋皆殺之

論曰勒初起變詐百出及爲帝王何其彬彬也雖然帝王之興皆

以除暴安民爲基。趾勒躬冒矢石屠戮生靈者十有六年。其爲暴也大矣。乃欲大雅守文中山輔之以救寧疆。宇庸有冀。平程遐才具碌碌。非勒所倚。任觀其依託宮掖。譖疏執法。一旦當權。亦未知天下之變之所極也。徐光智略雖優于遐。然始以得眾見忌。繼以怨望被幽。君臣之契匪同。魚水託孤。寄命談何容易。勒不除虎蓋亦計無復之非不。斷也是故。勅業必依仁。義付託必樹重臣。保世滋大。良由深識。勒豕突于前。鹵莽于後。其去魏武猶當數級。而欲與光武竝驅。人苦不自知其是之謂乎。張賓智數常在。勒先令其不死。或且分任。諸將與虎共功。功不積則驕。不生則忌。不起忌不起。則怨不蓄。小心之臣不敢獨成。不賞之功。明智之主亦必有以爲之。于未然使其分足相維。而無偏重之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晉畧國傳三

後趙百勒

志

第八冊

虎字季龍。本勒從子。周曷朱子之故。或傳勒弟。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馭眾嚴而不煩。所向輒克。然性殘忍。忌前殺降。尅遺類。勒雖訓責弗悛也。勒初欲殺之。其母曰。快牛爲犢。子必能破車。乃止。咸和九年十一月癸亥。自立。僭居攝天王。立邃爲太子。邃母鄭櫻桃。優童也。虎嬖溺之。勒先爲虎娶郭氏。更娶崔氏。皆爲鄭所譖。殺至是。立爲后。咸康元年。改年建武。命邃省可尚書奏事。封邃保母劉芝爲宣城君。通賄預政。芝本巫也。虎又崇奉天竺僧佛圖澄。國人化之。爭出家遊賦役。王度請申漢魏舊禁。弗聽。九月。遷都于鄴。作宮殿。徙洛陽鐘虜九龍銅駝蜚廉。載以四輪。纏綱車轍。廣四尺深二尺。渡以萬斛舟。一鐘沒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竹。緹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明年宮殿成。又作靈風臺。九殿。選美女實之內官十八等。教宮人騎射星氣。及諸伎藝。禁郡國學。星讖置女太

史于靈風臺觀候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女騎千人爲鹵簿執羽儀鳴鼓吹游宴以自隨行如長樂衛國見田桑不修貶其守宰大旱粟二斗值金一劬敕令長率民采椽捕魚復爲權豪所侵奪民不得食乃料殷富之家分配飢民使食之又命公卿以下出穀助振姦吏因侵割上下大困而虎作役不息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賜爵關內侯又用飛策投石鄴南作飛橋功費千萬橋竟不成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樂人虎試而悅之明年正月朔旦羣臣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臥者七人通鑑作子笑虎惡之腰斬段明日得大趙天王尊其祖匍邪爲武皇帝父寇曾爲孝皇帝鄭氏爲天王皇后遂爲天王皇太子遂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鐵遠小字也遠旣總百揆淫酗驕暴弟宣韜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虎

十四

第八册

皆有寵遂嫉之如仇虎荒于酒色喜怒無常度遂省尚書事有所白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白又恚曰何以不白謂賈荅荅月再三遂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伏不敢對七月遂偃疾不視事潛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顏別舍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回諫遂亦昏醉而歸鄭后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殺之虎聞遂疾使女尚書往視疾遂呼與語抽劔擊之虎怒收顏顏具言狀遂殺顏等宮官三十餘人幽遂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便欲出虎使謂之曰太子癡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癡爲庶人其夜殺之笄妻子二十六人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癡鄭后立宣爲太子宣母杜氏爲后杜亦倡也遂西段遼數侵邊虎改直盪軍爲龍騰募勇力三萬人皆拜龍騰中

耶冠絳幘寵異之將伐遼會燕王慕容皝亦欲伐遼使使來解藩以乞師虎大悅明年遼人寇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率步騎十萬爲前鋒

通鑑作七萬

虎自統

大軍屯金臺雄長驅入薊四十餘城皆下北平相陽裕獨保燕山諸將欲攻之虎曰裕書生惜名節耳無能爲也過之至徐無遼已爲燕敗不能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其長史司馬劉羣盧謚崔悅等封府庫迎降虎入令支陽裕亦降麻秋郭太追遼虜其母妻遼單騎走險遣子乞特真奉表獻名馬虎納之徙其戶二萬于司雍兗豫四州燕之攻遼悉略其北境人畜不會師于令支虎乘勝欲遂滅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不可攻也虎作色太史令趙攬曰歲星守彗師必無功且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爲肥如長五月降燕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虎

五

第八冊

城三十六遂攻薺都十餘日不能拔引還爲薺所敗盡喪所取城邑乃復攬官師過易京惡其險固毀之易京公孫瓚所築勒時李回據之以招遼西流民是役也李孟又據之自虎毀薺薺師過薊遂無重險可據虎忿欲破薺使渡遼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戍蹋頓城無水不可守乃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萬人往屯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便海道朔方鮮卑斛摩頭叛宣擊破之冀州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朕失政所致守宰何罪司隸不進讜言乃欲使朕濫刑邪敕白衣領職吏部選舉不公免郎中魏奂爲庶人豪戚侵恣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百僚整肅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以太子宣爲大單于秦公韜爲司徒迭省尚書奏事中鍾諫弗聽明年夔安陷晉漢河

至于邾城晉義陽來附李農張舉攻夔凡城不克明年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錮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豐國澠池二始刑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者皆遣之天竟澍雨九月命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民馬四萬餘匹欲以擊燕十月燕入蠓螭塞過薊城至高陽幽州刺史光閉城不敢出亾失三萬餘戶明年橫海王華自海道襲燕遼東破西安平明年救洛豫徐兗四州備南伐并朔秦雍四州備西伐青冀幽三州備東伐欲以混一天下皆三五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虎

十六

第八冊

發卒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辨者斬民鬻子女不能供自經道樹相望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蛇虎所傷三分去一又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恆微行察作役晨出游獵昏夜始歸侍中韋諫諫虎嘉之賜穀帛而興繕游察未嘗輟也秦公韜有寵宣惡之僕射張離奏裁諸公吏兵以配東宮諸公咸怨濟南東平陵城北石虎一旦移于城東南狼狐隨之迹成蹊虎大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百七人時妖怪尤多泰山石然八日而滅東海大石自立旁有流血鄴西山石閒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壁所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明年冬諸州兵

集者百餘萬明年正月虎將出師亭臺臣于太武殿白雁百餘來集馬道南射之無獲者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野鳥集庭宮室將空不利南行虎納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四月殺中書監王波初領軍王朗白太子宣盛冬雪寒役數萬人引宮材于漳水吁嗟滿路宐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攬言于虎曰房爲天王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宐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于王領軍虎惜朗命攬更患其次攬無以對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初漢將李閔獲于晉亾走趙漢主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波曰李閔以亾自誓苟得歸必率族歸命若其信也不煩兵而定梁益設有前却不過失一亾命于趙何損壽已僭號若被以制詔必相誚返更爲恥釁不若以書復之虎從之會挹婁國獻楛矢波因請以遺漢示國家威德及遠虎又從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虎

七

第八冊

之閔還成都壽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白衣領職至是追議前罪要斬之并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也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明年徵義陽公鑿于關中代以樂平公苞鑿在關中賦役煩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長史白之故徵而燕公斌前鎮薊亦以荒酒淫獵欲征北張賀度追還鞭三百免官歸第代以彭城公遵虎旣罷南伐益治宮室事游獵發雍洛秦并民十六萬治未央宮發諸州民二十六萬治洛陽宮置牧官于朔方奪民牛二萬頭配之造獵車千乘格虎車四十乘將獵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亾御史因作威福求民美女佳牛馬弗得輒誣論犯獸論者百餘家海岱河濟皆騷動增女官爲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九等發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分三等配之奪民婦九千餘人太

子諸公私采亦萬人虎臨闕大喜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民失婦者往往自殺南州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遂明切諫拉殺之明年五月中黃門嚴生譖尚書朱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何用作獵車至千乘養禽獸數百里奪人妻女數萬口聖帝明王所爲有若是者乎又以道路不治欲殺尚書陛下失德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不能去塗潦而况人乎刑政如此何以服四海何以示後世虎雖不悅亦不罪也爲罷長安洛陽作然竟殺軌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而下道路以目是月涼張駿卒子重華立自駿時張瑾鎮枹罕敗虎秦州刺史王擢于三交始構兵鬻及是大出兵攻涼自是年六月至明年七月戰數十合軍至洮西河北輒爲涼將謝艾所破然涼

晉書國傳三

後趙名虎

六

第八冊

亦亾其洮東河南地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將復興家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從之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中鍾石璞趙攬諫虎怒曰苑猶朝成夕殞無恨促然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舛者數萬九月命宣祈山川因行獵將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後宮美人升陵霄觀目送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止舍列長圍于四面去舍各百里驅迫禽獸至暮皆集文武跪立爲重行守之炬火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臨觀盡獸乃止獸或逸當圍者坐有爵奪馬步驅一日無爵鞭百士卒飢凍歿者萬餘人司寇豫三州十五郡資儲無子遺韜繼出自并至于秦雍亦如之宣以其抗己也怒宦者趙生幸于宣而爲韜所

疾徹勸宣除韜宣嘗廷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明年四月韜造堂于太尉府名之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栢卒成曰凶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悉以韜國邑封汝韜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韜宴東明觀夜宿佛精舍栢等緣獮猴梯入殺之置其刀箭旦日宣奏之虎驚哀氣絕久之乃蘇將臨喪李農諫曰賊在京師鑿輿未宜輕出乃嚴兵發哀太武殿宣臨喪不哭舉衾觀尸直言呵呵收韜記室鄭靖尹武等將委以罪虎疑宣欲召之恐其不入詐偁杜后哀過危懼宣不自意見疑卽入朝中宮因畱之或發其謀捕栢等皆亾去得生具服虎悲且怒囚宣席庫穿其頤而鑱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動宮殿積柴鄴北刑宜如韜傷而後焚之殺其妻子九人少子財數歲虎素愛之抱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虎

九

第八冊

以泣兒亦呼曰非兒罪也虎憐欲赦之大臣不可取諸懷兒輓衣哀叫見者無不流涕虎由是發病癡杜后誅四率以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滂東宮謫衛士十餘萬戍涼州趙攬先言于虎曰宮中將有變虎疑其知而不言亦殺之九月議立太子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裁擇張豹曰燕公嘗有過母又賤彭城公母前以庶人邃故廢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豹獲趙主曜幼女納之虎嬖生齊公世豹念虎老病欲立世冀劉爲太后而已得輔政也因說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再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使豹

問故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虎曰忠臣也然未達朕意令農舉論之卒立之劉昭儀爲后明年正月虎僞帝改年太寧諸子復爲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聞赦之不及也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因眾怨自僞晉征東大將軍倡亂東歸攻拔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秦雍城壁無不陷戍卒皆應之比至長安有眾十萬樂平王苞出拒之敗遂出潼關趣洛陽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統張賀度等拒之新安又敗再戰洛陽大敗農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更命燕王斌爲大都督督姚弋仲蒲洪等討之斬犢斌北鎮襄國諸將西擊餘黨于關中四月九日乙卯虎疾甚命彭城王遵爲大將軍自薊移鎮關中以沛王冲代鎮薊徵斌爲丞相錄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虎

三

第八冊

尚書張豺遷鎮衛大將軍領軍吏部與斌竝受遺輔政劉后惡斌入輔詐告斌曰上疾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獵遂畱獵且縱飲后因矯命斥斌無忠孝心免歸第代以新興王祗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圍守斌十九日遵至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立遣之不得見虎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問何求皆言聖躬不和請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立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以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虎尋昏眩而入豺卽矯命殺斌二十二日劉后又矯命以豺爲太保督中外錄尚書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二十三日虎歿世立永和五年也劉氏爲太后臨朝僞制豺爲丞相豺請進遵鑿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

從之豹與張舉謀殺李農舉素與農厚密告之農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上白豹使舉率宿衛諸軍圍之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領司隸以自副遵聞喪止屯河內諸將平犢黨還至李城遇遵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君所欲立特爲張豺誤耳今上白未下宿衛空虛若聲豹罪而討之誰不開門倒戈迎殿下者遂奉遵還趣鄴豹懼馳召舉五月十一日丙戌遵軍蕩陰以閔爲前鋒閔瞻之子也瞻本母氏從陳午被獲虎養以爲子棘城之敗諸軍皆潰閔所部獨不動由是以勇略爲諸將所推服遵未有子謂閔曰努力捷以汝爲太子豹將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不能爲張豺守也爭踰城斬之不止張離亦牽龍騰斬關迎遵劉大懼召豹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絲興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其何以匡濟豺惶怖莫知所對劉曰加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虎

三

第八冊

遵重官可以弭禍否豹唯唯卽下令拜遵丞相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錄尚書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二十四日遵至安陽亭豹不得已出迎執之二十五日庚寅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辟踊盡哀退如東閤斬豺夷三族以劉氏令癡世自立尋殺世及劉罷上白圍李農來歸復其位加閔輔國大將軍中外都督錄尚書而立斌子衍爲太子復尊鄭氏爲太后授鑿侍中加冲太保苞大司馬琨大將軍兩血遍鄴城暴風拔木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灾延燒諸門觀閣皆盡乘輿服御燬者大半金石流鑠火月餘乃滅沛王冲聞遵自立起兵攻之至常山眾十餘萬遇遵使者則悔曰皆吾弟也死者已矣何爲復相殘將歸其下不肯乃復進閔及李農拒之戰于平棘執冲賜死六月葬虎顯原陵號謚太祖武皇帝晉取淮南敗之代陂又攻關中至懸鉤樂平

王苞初欲攻遵聞晉師乃止遵遣王朗助苞晉師退劫苞以歸石
閔怨不得爲太子因厚結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請加爵號從
之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將士咸怨孟準王鸞勸奪閔權閔益
恨又勸殺閔十一月遵召鑿等入議鄭太后前太后曰李城還兵
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棘奴閔小字也鑿出使宦
者楊環馳告閔閔遂劫李農與定計壬寅晦使蘇亥周成率甲士
入執遵遵在如意宮方坐南臺與婦人彈碁問成等反者誰也對
曰義陽王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鑿能幾時遂遇弑太后太子及準
等皆死遵在位凡百八十三日十二月癸卯朔鑿立以閔爲大將
軍封武德王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而陰使苞等夜攻諸琨華殿
不克殺苞等以說焉新興王祗在襄國與蒲洪姚弋仲連兵討閔
農閔農以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呼延盛分拒之石成石啓石暉謀

晉畧國傳三

後趙石虎

三

第八冊

誅閔農不克死鑿在中臺孫伏都劉銖伏羯士三千于胡天自率
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閔鑿先毀閣道而後詰之伏都以告
鑿曰卿是忠臣好爲之朕從臺上觀勿憂無報也旣而不勝屯于
鳳陽門閔農將毀金門以入鑿懼開門召而謂之曰伏都反速
討之閔農攻殺伏都銖自鳳陽門至于琨華枕尸流血閔下令曰
內外六夷敢持杖者斬胡人多斬關踰城以出又令曰孫劉構逆
支黨已伏誅良善無與也自今以後與官同心者畱否亦任去因
開門趙人在百里內者悉入胡羯悉出閔知胡不爲己用又令曰
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
中首至數萬閔又躬率趙人誅胡所殺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
豺狼野犬所食又令趙人在方鎮爲將帥者悉誅四方屯戍胡高
鼻多須多濫死幽鑿御龍觀懸食給之明年正月閔欲滅去石氏

之迹更鑿姓曰李國號曰衛年曰青龍于是公侯卿校萬餘人皆奔襄國諸將據地勒兵莫肯附閔石琨自信都張舉王朗自襄國合眾七萬伐鄴閔以千餘騎禦之自操兩刃矛跨朱龍馬突陳所向摧陷琨等大敗而退遂與農率三萬騎攻張賀度于石濟鑿密使宦者之溢口召張沈使乘虛入鄴宦者告閔農閔農馳還閔二月十四日乙酉癘鑿弑之并殺虎諸孫三十八人盡燼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申鍾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欲奉晉胡睦曰晉自棄中國遠遁江外豈堪復君臨天下將軍應天順人又何讓乎閔乃偪帝復姓冉國號魏年曰永興立太子智以農爲太宰錄尚書封齊王諸子皆封縣公尋皆殺之石祗聞鑿死偪帝于襄國年曰永寧以琨爲相國弋仲爲右丞相六夷及諸將擁兵者皆附之四月使琨將十萬眾伐魏閔使告于晉曰逆胡

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弗能應六月琨進據邯鄲劉國自餘陽來會魏使王泰擊大破之死者萬餘張賀度等會兵昌城閔自將破滅之死者二萬八千悉并其餘眾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亘百餘里兵威之盛比于石氏矣十一月圍襄國拜其子允爲大單于配以降胡一千韋諛諫曰胡吾仇也畏威來附非有誠款變生肘掖悔何及宜悉誅之且去單于之號閔方悔誅胡太峻致六夷皆叛息欲撫納覽諫大怒斬之明年二月祗去帝號偪趙王以乞師于燕時燕兵已入薊矣三月琨自信都弋仲子襄自混橋皆率眾救祗燕亦使悅緒來會閔使胡睦拒襄于長蘆孫威拒琨于黃丘皆敗還欲自將逆戰王泰諫曰腹背受敵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釁而後圖之道士法饒進曰陛下親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敵至又避不擊何以使將士且太

白食昂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遂悉眾出與琨遇襄縮翼而擊之祇自後衝之魏師大敗大臣及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降胡叛執○送趙閔潛匿襄國行宮夜從十餘騎奔還鄴支解法饒贈諉大司徒當是時青幽荆雍徙尸及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欲還本道路交道互相殺掠加以饑疫殍亾無復農植祇使劉顯率七萬人攻鄴閔召王泰謀之泰恨前計不用辭以創閔親問之遂併病篤閔大怒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悉眾自出大破顯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顯懼密降于閔許殺祇自效乃舍之歸而斬泰夷三族顯果弑祇傳首于鄴閔焚之通衢自虎之物凡二十有七月四易主皆不得良外虎子十三人惟現在焉攜妻子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盡滅按虎諸子遂宜爲虎所殺龜爲宜所殺挺爲郭權所殺斌爲劉后所殺世冲爲遵所殺遵鑿爲閔所殺苞爲祇所殺祇爲劉顯所殺連現止十二人其是年劉顯僭帝于襄國明年爲閔所破殺閔亦滅于燕

晉書國傳三

後趙石虎

三

第八冊

論曰元康永嘉中土大亂至勒笄關中明法禁崇文學幾幾乎無事矣虎以殘暴過尸寵祿屠膾糜滅起于骨肉卒身外國裂流毒四海生民之禍于是極焉揆以朽索之馭理寧立見土崩然且重足惕息十有餘載梁犢凶醜炎熾千里自戍牽而外未聞有一夫釋耒揭竿而應者其後亂自上起亦非下叛是豈峻刑密網固足以禁持愚賤農夫蠶妾固可磨牙侈吻而魚肉之哉水火煎逼痛深骨髓小濡忍之冀猶延命故未肯以凍餒之餘生出蹈鋒鏑此亦足以見遭亂之民之易靜而難動也

燕慕容氏

東胡當秦漢之際敗于匈奴保塞外鮮卑山因號鮮卑漢桓帝時部帥槐石檀分部為三中部慕容為大帥于是有慕容部魏明帝時莫護拔始入居遼西棘城之北生左賢王木延木延生鮮卑單于涉歸涉歸東徙居遼東之北生鹿太康二年涉歸入寇三年降四年卒弟刪戴記作耐自立將殺鹿鹿亡匿遼東六年部人殺刪迎鹿廐修父怨請討宇文部朝廷弗許遂入寇十年復降詔拜鮮卑都督廐字奕落瓌魁岸美姿容身長八尺年十四謁幽州都督張華華曰命世器也遺之簪幘及拜都督謁東夷校尉何龕巾襜詣門抗士大夫之禮龕嚴兵引見廐曰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為改戎服而入時年二十復徙遼西之北居徙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居棘城

晉畧國傳四

慕容廐

曰帝顓頊之虛也始教民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廐所部西南為段氏東北宇文東為高句驪宇文最強太安元年宇文部帥莫圭使其弟屈雲來攻廐破其別帥素怒延素怒延恥之以十萬眾圍棘城眾懼廐曰虜兵雖多無行賊法制犬羊螳聚在吾算中矣出擊大破之俘斬萬計乃命慕容廆掌府庫慕容興河掌刑獄卑詞厚幣以求睦于宇文三子皝仁昭皆昏段氏境內大治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素與東夷校尉李臻有隙王浚圖僭逆臻討之本乘虛襲殺臻附塞鮮卑素喜部帥連木九部帥津託為臻報仇頗歲入寇校尉封釋誅本請和寇如故廐子翰翰字元覽廐時長子說廐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從民望以成大業連津跋扈州師覆敗遼東傾蕩坐二周中原兵亂救援理絕杖大義而吞二部此霸王之基也廐笑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為前鋒破斬之盡并

其眾釋由是重廐及病屬子孫焉廐才而用之建興初段氏貳于
王浚浚使廐攻之以翰爲將取徒河遂鎮之初中土人士多依浚
避亂浚政衰段氏尚武勇不禮士大夫而廐愛重人物故多去歸
廐廐日益強僑置樂浪郡以居樂浪帶方民置冀陽成周營上唐
國四郡以居冀豫青并之民浚及其妻弟東夷校尉崔曄皆忌之
太興元年廐用征虜將軍魯昌議使長史王濟浮海勸進詔授龍
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自王浚承制愍帝立元帝僭晉王並假授
官爵王浚授駙馬侍從軍將軍前鋒大都督監行拜鎮軍將軍昌黎遠東二國公晉拜假節散
騎常侍都督遼東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及遣王濟勸進朝廷軍甲命
廐並不受至是乃辭公而受官大興文教以劉讚爲東庠祭酒世
子毓率國胄束脩受業廐覽政之暇親臨講肄頌聲大作崔曄時
爲平州自負家門宐爲人士所湊而衣冠莫有至者乃陰說高句
驪及宇文段氏共攻廐明年十月三國兵大至諸將請禦之廐曰

晉畧國傳四

慕容廐

二

第八冊

彼爲誌誘軍以利合久必貳貳而擊之蔑不克矣遂城守獨以牛
酒犒宇文且宣言誌使昨至二國疑有陰謀皆引去宇文悉獨官
曰吾不能獨兼其國耶盡眾逼城廐將戰使召翰于徒河翰請爲
奇兵于外悉獨官聞之使數千騎襲之翰設伏取之乘勝徑進聞
使報廐廐使世子毓及裴嶷爲前鋒自將大軍立出擊悉獨官倉
卒逆戰戰始合翰千騎從旁入其營縱火焚之宇文大敗悉獨官
僅以身免誌懼使兄子壽來賀戰勝會三國皆使使謝罪曰崔平
州教我廐質諸壽使歸謂誌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師從之誌
奔高句驪張統隨而擊之俘千餘家執壽及高瞻韓恆石琚以歸
瞻字子開渤海人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罕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見王浚
政令無常又依崔曄誌之與三國伐廐鵬切諫不從被執署爲將軍瞻憐疾廐數候諫之終以不起
餘眾悉降命子仁鎮之遠東自是入于廐宇文之捷獲三璽焉使
裴疑奉以入貢明年三月至京師朝廷初不以廐爲意疑盛稱廐

威德眾始卓然詔拜安北將軍平州監軍刺史將畱疑辭曰臣夙忝華省因事遠寄賜畱誠爲私幸慕容龍驤萬里表誠臣若不還必謂國家遣其僻陋孤向義之心驟討賊之氣非所以獎忠節勸

功業也乃遣之

慕容文冀河東閭吾人父利可棘校尉疑請方有除慕容暹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拜慕容暹太守屬天下大亂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固求昌黎武卒破

徵乃將武子開送襄俱南道明投鹿時號禹之士見鹿草梅尚去就疑皆定名分爲羣士啓行鹿大悅以爲長史入貢還施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邪

四
年十二月進軍騎將軍幽州都督平州牧封遼東公徙翰鎮遼東

仁鎮平郭太寧元年四月石勒使至執送京師三年勒命宇文乞

得歸來攻使駭拒之仁爲左翼疑爲右翼破諸饒落河乞得歸棄

軍走遂入其國輕兵追之直過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重器及民

戶牲畜宇文由是衰弱咸和初詔加侍中特進五年加開府儀同

三司辭不受六年宋該等議欲表求王爵參軍韓恆議曰夫立功

者患信義之不著不患名位之不高桓文匡復未聞先求禮命以

晉畧國傳四

慕容廆

三

第八冊

令諸侯也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寵

不亦多乎廆不說出爲新昌令于時初平蘇峻之亂朝廷務在休

息庖致箋陶侃曰天降艱禍舊都不守皇輿遷幸假勢吳楚狼以

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

偏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

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匡救君

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

始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

不及先大夫厲己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

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爲賢雋匿智

藏其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踪曠世哉凶羯暴虐中州顛沛假號

之強眾心所去敵有繫矣王司徒清虐寡欲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海內之望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廩在一方敢不竭命東夷校尉封抽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然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僭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廩弱冠涖國忠于王室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廩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而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廩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城將佐等以爲空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廩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廩得祇承詔

晉畧國傳四

慕容廩

四

第八冊

命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廩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以騰牋上達聽可否之議于朝廷朝議未決八年廩卒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子皝立私謚武宣備侑帝追尊爲皇帝廩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者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云

論曰尊王扶義以植基兼弱攻昧以廣業禮賢下士以收材用廩之舉措寬博視劉石故不侔矣卒違韓恆而信宋該晚節末路之難可不慎哉

皝字元真廩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

經學善天文虜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太寧末進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虜卒眇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七月使王濟告喪于朝是月後趙主石勒殂石虎擅政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眇伐之逸豆歸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眇法嚴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眇庶兄翰鎮遼東母弟仁鎮平郭季弟曰昭翰仁並有勳畧昭多才藝眇皆忌之翰攜其子奔段遼仁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失禮于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于國有分兄素得土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难兄歸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予我遼東丈夫舉事不克則死不能偷生異域也仁從之或以告眇使偵之至險瀆則遇仁兵矣仁知事泄殺使者還據平郭眇賜昭死使祭酒封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五

第八冊

奕撫慰遼東高詡與庶弟幼穉軍等共攻平郭大敗于文城北幼稚等被執王冰孫機以遼東叛應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遼東相韓矯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皆棄城走仁盡有遼東之地宇文氏段氏鮮卑烏桓皆遙應仁眇息真言遷爲平州別駕九年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虞淑攻烏桓悉羅侯于平岡皆破斬之劉佩攻段氏乙連城不克段遼遂寇徒河守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使其弟蘭與翰共攻柳城石琮募輿塗笄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盾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塗守益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眇使汗及封奕救之戒汗曰賊氣甚銳整陳而後戰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直進奕止之不可大敗于牛屍谷奕整陳力戰得不沒蘭乘勝欲窮追翰恐遂破其國止蘭曰眇多權詐好潛伏雖挫偏師大勢未屈若悉

眾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眾寡不敵危道也受命之日正求此捷違命貪進萬一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卿正慮滅卿國耳千年字小在東若得國當迎以爲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血食也

翰曰吾投身相依無有還理國之存亾于我何有但爲大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八月王濟還詔遣

侍御史王齊祭廩謁者徐孟拜姚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

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如廩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十一

月姚自將攻遼東克將阮之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特爲

凶威所劫耳今元惡猶存遽加夷滅懼絕歸善之路姚乃止徙其

大姓于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鎮撫餘民十二月仁襲新昌却之

咸康元年七月立世子儁十月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

棘城齊失道十二月徐孟至姚始受朝命宇文氏段氏各遣使詣

晉畧國傳四

慕容

六

第八册

仁館平郭城外姚帳下督張英輕將百餘騎襲之斬宇文使禽段使以歸二年正月將攻仁高詡曰前此海未嘗凍仁反以來凍三年矣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使吾乘久襲之也從之羣臣諫弗聽自昌黎東踐久三百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仁乃覺之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姚至仁以爲故偏師也謂左右曰前失張英今茲匹馬弗返矣悉眾出戰既知姚自至大懼度弟軍率所部臨陳來歸眾動乘之大捷禽仁賜之刎斬其用事者赦其誅誤封詡汝陽侯振旅而還二月立籍田朝陽門東六月段遼使李詠襲興武張萌擊禽之段蘭別將數萬眾屯曲水將攻柳城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應之姚自將至柳城蘭不戰而退姚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姚曰二虜恥無功必復至命奕伏數千騎于馬兜山三日遼果將數千

騎來寇過伏大敗斬其將榮伯保九月遣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
送徐孟還朝三年三月築好城于曲水西以逼乙連蘭勃守之城
曲水以爲勃援四月遼輸乙連粟勃擊取之六月遼弟屈雲襲興
國皝子遵大破之于五官水上段氏中軍將軍陽裕事疾六眷及
遼五世世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擊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慕容與我世世昏媾皝又有才德柰何自我構怨乎願追前失通
和好遼弗聽九月封奕等勸皝僱王從之十月起文昌殿乘金根
車駕六馬出入僱警蹕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封奕爲相國韓壽
爲司馬裴開等爲卿校尊庖爲武宣王世子僞爲太子僱藩于後
趙送弟汗爲質乞師以攻段遼後趙主石虎許之四年正月又使
趙繁請師期三月繁還皝自將畧遼北境大獲遼將追之慕容翰
曰今趙兵在南當斨力禦之勿與燕鬥燕王自將士卒精銳萬一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七

第八冊

失利何以禦趙段蘭怒曰前爲卿誤致成今日之患吾不復聽卿
矣悉眾追之遇伏大敗遼不能軍遂奔密雲將行執翰手泣曰不
用卿言吾敗固當媿致卿失所也翰奔宇文四月詔進皝征北大
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後趙乘勝來攻國人大恐高詡曰趙兵
雖強遠來已疲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四面招誘降城三十六
進逼棘城皝懼將出走慕容根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趙勢遂
成彼正欲大王走耳今據堅城食積粟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其勢
百倍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亾之計乎皝乃止然懼形於色劉佩曰
強寇在外眾心兇懼事之安危繫在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將士
臣請出擊之率死士數百衝後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眾心乃
定皝問計于封奕奕曰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空國遠來攻守異
勢頓兵積日覺隙自生但當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

孰大言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虎兵晝夜攻城根等拒之殺傷甚眾十餘日不能克引還孰命四門皆出軍突騎飛騰勢若雲合城上鼓譟以震之虎軍大驚潰亂孰子恪率精騎二千追擊之連戰皆捷斬級三萬盡復三十六城賞拒守誅亾叛拓境至于凡城十二月遼求迎于虎虎使麻秋逆之遼中悔更來求迎恪率騎七千伏密雲山大敗秋獲陽裕鮮于亮悉俘遼眾以歸禮遼上賓拜裕郎中令亮左常侍五年三月襲後趙遼西敗其將石成斬張支呼延晃段遼謀反殺之送其首于後趙九月後趙令支鎮將李農率眾三萬與張舉共攻凡城悅綰以千人守凡城後趙攻之十餘日不能克乃退師徙遼西居民以避燕十月使劉翔獻捷于朝且言權假之意請克期大舉共平中原孰自將擊高句驪其王劍乞盟乃還使恪及少子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六年

晉書國傳四

慕容皝

八

第八冊

二月翰來歸翰之奔宇文也逸豆歸忌其才翰乃佯狂酣酒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皆賤之以故行來得自如孰識形便孰以翰猜嫌出奔常陰爲本國地念之使商人王車覘之翰見車無言拊膺而已孰曰此欲歸也翰關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爲造可手弓矢使車復往蕪諸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得上馬無復還理吾向佯狂以愚汝吾故藝猶在毋自取死也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不中者汝可前門中其鑲騎乃散走翰言于孰曰宇文爲國患久矣逸豆歸庸暗竊位其眾不附將帥非才雖遠依強羯聲勢不接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相闕關彼知宇文之亾禍將次及必乘虛深入少畱兵則不足以守多畱兵則不足以行此腹

心之患也。宜先除之。宇文自守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驪，還取宇文如反掌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然後中原可圖也。眇大善之後，趙運穀樂安以謀燕。眇謂諸將曰：「彼恃樂安有重防，必不虞薊。詭道襲之，可盡破也。」十月，自將入蠕蠕塞。當道守戍皆禽之，直抵薊城。守將石光不敢出，破武遂津，入高陽林，積聚略三萬餘家而還。七年正月，使陽裕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還翔至京師，爲眇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異姓不王，所求不可許。翔抗言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苻北鐵亦洽其談父子竭力心存本朝，奮寡擊眾，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徙其邊氓，感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何哉？昔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九

第八册

高帝不愛封爵于韓彭，故能成帝業。項羽刳印，卒用危亾。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令諸葛恢翔之姊夫，以爲袁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假人。乃謂翔曰：「借使征北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使靡鬲之功不立，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征北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說，聞忠臣四海未一良由君輩。翔畱歲餘，眾議終不沒翔，乃說中常侍郁_○曰：「石虎包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征北翼戴天子，精貫白日，前者虎進甘言，相授耀威。大將軍遠西王却而弗納，請命于朝而更不獲，恐天下解體無復南向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于吳，吳主猶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

乃惜虐名抑忠順豈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也○言于帝帝欲許之而未浚會黜表至言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宐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貪秉大權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從其請以黜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冊皆從殊禮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封諸功臣百餘人拜翔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燕集刺譏執政執政媿之臨發公卿餞于江上翔又謂諸公曰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馮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宐蚤除况寇讐乎石虎李壽志相吞噬虎未可圖且當圖壽一旦虎先人舉事并壽而有之據形便以臨東南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七月大鴻臚郭愔奉冊與翔至燕黜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

軍長史十月後趙浮海來襲破西安平拜恪渡遼將軍鎮平郭八年十月遷都龍城翰請伐高句驪高句驪有二道北道平南道陜眾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當重北輕南分軍牽其北大軍襲其南必可克也十一月黜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陜翰霸爲前鋒別將王寓將萬五千人出北道高句驪王劍使弟武將精兵五萬距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翰至合戰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國土之恩不可以莫之報也獨與數騎突陳陳動遂大敗之入其九都劍走獲其母妻用韓壽計發其父墓載其尸虐其府庫畧其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其城而還建元元年二月劍偁臣使弟入貢乃還其父尸猶質其母宇文逸豆歸使其相莫浚渾來伐諸將欲擊之黜弗許莫浚渾以燕良之也酣飲縱獵不復設備使翰擊之盡俘其眾莫浚渾僅以身免二年謀伐宇文高詡曰必克然不

利于將吾往不返矣翰爲前鋒劉佩副之軍恪霸及慕輿根三道並進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躑使誠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宐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境內精兵屬之涉夜干彼有勇名一國所賴吾知其易與耳遂進戰索涉夜干涉夜干出應霸從旁邀擊斬之餘眾大潰遂克紫蒙逸豆歸走死漠北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萬餘落于昌黎闡地千餘里更命南羅曰威德城畱弟彪成之而還逸豆歸事後趙謹及見伐後趙救之至則亾矣因攻威德城爲彪所敗是役也詗佩翰皆中流矢詗佩皆卒謂善天文王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對曰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占候天文辰夜甚苦非殿下所宜親也翰臥創積時後漸瘳于家試騁馬躑雖資翰才畧內終忌之人或告翰偃病而私習騎疑欲爲變躑卽賜翰死翰謂使者曰吾懷疑出奔罪當誅不肆市朝吾之幸也但逆胡僭據神州陸沈吾志在埽除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業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十一

第八冊

未究効有餘恨耳仰藥而卒永和元年躑假貧民牛佃苑中十稅其八自有牛者十稅其七封裕諫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牛者十稅其六私牛中分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先王綏懷華夷繼負戶口十倍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驪北取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宐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官將安在哉如是則戎旗南指壺漿來迎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渰癡者皆應通利旱漑滂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游食數萬安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虐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宐澄汰工商未利宐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俊之路皆當歸之于農高句驪百濟宇文段國之人兵勢所徙非由慕義宐分徙四境撫之以

恩檢之以法不宐使狹湊都城窺國虛實爲將來深患也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言事迂旨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猶適越而北行必不至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揜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黜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甚懼焉農者國之命也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其措尤者于法苑園悉罷給無田業者貧無貨產賜收牛一頭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漑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勦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四佐與列將速定人員學生不任並皆還農王憲劉明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得王臣之體矣其賜錢五萬宣示中外欲陳孤過者貴賤毋有所諱黑白二龍見龍山交首嬉翔解角而去黜率僚佐觀之祠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三

第八冊

居新宮曰和龍黜以古者諸侯卽位各僭元年于是始不用晉年號以永和元年爲燕王十二年後趙使鄧恆治攻具于樂安霸鎮徒河以備之恆不敢犯明年世子儁拔夫餘虜其王永和四年九月儁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恪智勇兼濟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丙申卒子儁立謚曰文明儁僭帝追尊爲皇帝儁好文籍學徒千餘人名大臣子弟入學者曰高門生立東庠行鄉射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胥子云

儁字宣英黜第二子也初鹿嘗言吾積福絜仁子孫當有中原旣生儁喜曰此兒骨相不恆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兒魁偉博觀圖籍有文武幹畧黜卒立爲燕王遣使告喪于朝明年四月朝廷遣謁者陳沈拜儁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

州牧裁記作黃龍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如施故事是月後趙

主虎殂中土大亂霸上書請取中原僞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

龍城自言僞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強食足東道不可由也

若由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若之何霸曰恆所領

將士皆懸客聞亂各憂其家大軍至上不過關門自守下則棄城

逃潰耳何暇禦我臣請爲大王前驅僞猶未沒博問羣臣封奕曰

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

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衆仁兵強士

練石虎殘暴死未瞑目子孫乖爭民困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

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

不扶老攜幼以迎馬首者乎凶黨望旗自然久碎豈足爲患黃泓

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此天下易主陰國受命必然之符驗也

晉書國傳四

募輿根曰自武宣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時至弗乘

將天未欲平四海邪抑大王未欲取天下邪僞乃從之以恪爲輔

國將軍評爲輔弼將軍陽鶩爲輔義將軍鶩字千秋無終人父耽仕廬至東夷被尉鶩清素好學鶩識沈遠起

家平州別駕孰即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惟雖孰謂僞曰陽千秋忠貞可託大事汝善符

之備取中原焉功亞于恪謙立尊以師仲之禮拜太尉致事自恪以下莫不垂拜及卒家無敵財

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

計其冬拜閔誅胡羯後趙大臣多奔石祗于襄國明年二月僞出

師命霸自東道出徒河募輿于自西道出蠓螭塞自從中道出盧

龍恪及鮮于亮前驅募輿堊槎山通道霸軍至三陘鄧恆果惶怖

林樂安與其幽州刺史王午退保薊霸收其兵糧與僞會臨淩閭

月拜閔自立于鄴國號魏三月師至穰終王午鄧恆走魯口僞拔

薊斬午將王佗欲阬其卒霸諫曰趙爲暴虐大王興師伐之以拯

民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從之遂入

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續進逼范陽太守李產欲守眾莫爲用乃率八城令長以降僞復其官

產字德范陽人官將太子太保

產子績從恆午在魯口

恆聞產降燕欲殺績午不可遣歸其父僞善待之

績字伯陽清縣有詞理弱冠爲郡功曹石虎伐

段遠師次范陽軍供有關將斬太守績白比年次儉困弊力屈情在可矜虎見其年少有壯節特免太守仕燕至太子中庶子

于是悉置幽州守宰使募輿旬督薊中四事自將擊恆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夜襲燕營半

入犯霸幕霸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燕軍始得嚴僞謂慕輿根曰賊銳甚宐且避之根正色曰我眾彼寡彼自度力不敵故以夜來

冀我動也大王但安臥臣等自爲大王破之僞不能自安與李洪出屯營旁高冢上根率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洪徐

整騎隊還助根早乃退走追擊四十餘里殲其眾早僅以身免僞亦引兵還薊是月後趙石祗僞帝與并閔相攻七月段蘭子龕據

廣固僞齊王八月苻健入關代郡民三百家叛降後趙故將張平

晉畧國傳四

慕窟儒

十四 第八冊

僞乃徙其民于凡城又徙廣甯上谷民于徐無九月南徇冀州取

章武河閒評徇渤海以後趙故殿中督賈堅爲章武太守封裕爲

河閒太守僞還薊遂謁陵廟于龍城是月苻健入長安明年正月

健僞帝國號秦齊王段龕附晉二月石祗爲并閔所圍急去帝號

使其太尉張舉來乞師許送傳國璽欲得璽遣悅縮救之閔聞

祗之乞師也亦使常煒于燕僞命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

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避逸皆竄

溝瀆安能知璽僞積柴置火以脇之煒正色曰石氏貪暴志在滅

燕寡君誅翦石氏雖不爲燕燕之臣子聞仇讐之滅義當如何而

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歸于土精魂升于天縱火

益薪使得上訴于帝君之惠也僞囚諸龍城而自還薊張平附于

秦悅縮敗閔襄國取渤海石祗爲劉顯所弒八月取魏中山悅縮

還自襄國竟不得璽乃知舉妄言殺之而釋焯焯廣甯人仕閔為從事中郎以孫興

為中山太守雋如龍城明年正月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

于薊魏王閔既克襄國因游食常山中山諸郡後趙立義將軍段

勤僂帝于繹幕四月雋使恪擊閔霸擊勤閔自安喜趣常山恪從

之及于廉臺十戰燕兵皆不勝恪巡陳謂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

夫敵耳且士卒已飢疲器甲雖精不足破也閔多步將趣林中高

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縱敵入林將不可復制宐亟遣輕騎邀之

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從之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

曰閔性輕銳又自知眾少將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

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蔑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為

方陳以鐵鎖連其馬建大將旗鼓而前閔衝之不能動左右軍合

圍之數重閔眾且盡獨鞭其朱龍馬潰圍東走二十餘里馬忽斃

晉畧國傳四 慕容備 五 第八册

乃就禽 恪送閔至薊僂立之于前書之曰汝奴僕才何得妄僂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尚猶僂帝王我中土英雄何得不帝僂帝之三百遺龍城斬于遼陰山

左右七里州木皆枯死蝗天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僂使禰之諱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云 僂命恪鎮中山霸軍至繹幕段勤

以城降四月評攻鄴閔子智城守城外皆降鄴中大饑人相食僂

使皇甫真等助攻鄴而自如中山鄧恆死王午自僂安國王八月

恪攻之未下拜智以鄴降璽已入晉僂宣言智母董氏獻之賜號

奉璽君封智為海濱侯使評鎮鄴十月僂還薊後趙故將擁兵據

州郡者各遣使請降以王擢為益州夔逸為秦州張平為笮州李

慮為兖州高昌為安西劉寧為車騎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攻

王午蘇林反于無極還定之閏月王午為其下所殺呂護斬殺午

者而自立復僂安國王十一月羣臣共上尊號許之戊辰僂帝于

薊改年元璽追尊父祖皆為皇帝以封奕為太尉陽鶩皇甫真張

悌為尚書令僕宋活韓恆為中書監令 活本名晃在號為東夷校尉石虎圍棘城晃降于虎虎敗歸晃奪高句驪僂嗣

伍高句驪送見遺僞更其名曰活恆字景山潁津人父默以學行顯恆少能屬文博覽經籍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依崔暹後爲鬼參軍以駁策該等請封燕王出爲新昌令遷爲巨太守僞嗣位徵爲詔議參軍加揚烈將軍終太子傅晉使適至僞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

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置臺于龍城謂之龍都

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掌留務明年二月立可足渾氏爲皇后

子暉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十一月冀州諸屯悉附以霸爲

刺史鎮常山明年三月恪拔魯口呂護奔野王遣其弟來乞降受

之拜河內太守上黨馮盎自稱太守因張平以乞降受之拜京兆

太守以評都督十州秦雍益梁江揚荆兗徐豫青遼遙領無實王權鎮洛口疆爲前鋒都督荊

徐二州緣淮軍事進據河南四月大封諸王公以衛將軍恪爲大

司馬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領驃騎將軍

封上庸王陽鶩爲司空安東將軍霸封吳王更名曰駿又更曰垂

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五月晉桓溫伐秦至霸上不克而還九

月苻智謀反伏誅十月僞如龍城幽冀之人訛言將東遷驚擾屯

聚明年四月僞還薊屯聚皆解散晉蘭陵守孫黑濟北高柱建興

高瓮建興郡未詳所在秦河內守王會黎陽韓高皆以郡來附六月秦主健

殂子生立晉齊公段龕與僞抗中表之儀致書責其僭帝十一月

僞使恪及陽鶩擊之十二月高句驪王劍入貢請其母許之馮盎

逐上黨守段剛及高昌李歷皆附晉段龕方強恪先遣輕騎具舟

于河上以觀其志趣龕弟罷請拒河逆戰不從爭之急龕怒殺之

明年正月恪師濟河未至廣固百里龕率三萬人逆戰大敗于淄

水還保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急我強彼弱又無外

援但當羈縻守之待其自斃何必急攻多殺士卒乎龕兵尚眾未

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用之無術以取敗耳馮阻堅城上

下戮力攻而拔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念

晉畧國傳四

慕容僞

十六

第八冊

之忿竊柰何輕用其死乎乃築長圍守之撫諸城食饋粟七月太

子暉卒

暉字景先

十一月段龕降恪畱慕容廆鎮廣固鞠殷守東萊鮮

于亮守齊郡振旅而旋明年二月立中山王暉爲太子改年壽光

五月巫破敕勒于塞北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無算匈

奴賀賴頭率部落三萬餘口來降處之代郡平舒城六月秦苻堅

弑其主生而立任王猛以國事十一月儻徙都鄴明年二月評攻

馮盎于上黨不下秦攻張平平敗附秦儻使慕容與根助評攻盎根

欲急攻之評不可根曰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

于此遂相固結今根初至形勢方振賊眾恐懼計未立急攻必克

柰何弗攻攻之果克盎奔野王依呂護其眾盡降遂攻平于并州

以悅綰爲刺史綰撫降平所置征鎮百二十八壁平棄太原奔平

陽陽鶩攻高昌于東燕樂安王臧攻李厯于濮陽皆下之十月晉

晉畧國傳四

慕容備

十七

第八冊

泰山守諸葛攸來攻破之攸走還泰山恪遂畧取河南地十二月

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畱一丁餘悉發爲兵欲滿一百五十萬期來

春集洛陽以圖秦晉劉貴極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民不堪命恐

致土崩之變乃更令三五發兵寬期來冬集鄴時調發煩數官司

各遣使道路旁午封奕請一切攝還但責成州郡從之明年二月

立子泐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儻謙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

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亾吾須髮中白景茂何如太子中庶子

李績對曰太子天姿岐嶷而二闕未補好游耽樂絲竹儻顧暉曰

伯陽之言藥石也汝宜戒之暉由是銜績請曰立恪欲以績爲僕射暉不許恪固

人暉請獨飲績竟以憂卒十二月儻寢疾備慶趙主虎鬪其臂發墓求其尸不得難女子李蕝知而告之

績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儻不腐儻踴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棺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入鄴乃收葬之謂恪曰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

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辭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獨

何人敢干正統雋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耶恪頓首曰陛下若以臣能荷社稷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忠亮汝善遇之召垂還鄴郡國兵悉集明年正月大閱將攻晉會疾篤乃止大司馬恪司徒評司空陽鶩領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甲午殂戊子暉立號謚雋曰烈祖景昭皇帝墓曰龍陵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升平四年正月戊子年十一卽位是日改年建熙二月尊可足渾氏爲太后進恪爲太宰專錄朝政評爲太傅陽鶩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焉根性木強不服恪將伺隙而傾之乃言于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諸葛元遜楊駿之變思所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亾弟及不亦可乎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守純臣之節況今海內無虞乎根大慚陳謝而退恪以告垂垂勸誅之皇甫眞亦勸恪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根又言于太后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率禁兵誅之太后將從之暉曰二公親賢先帝所託必無此謀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揚言曰今天下蕭條外寇匪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恪聞之乃與評密奏根罪狀使皇甫眞傅顏就內省收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已而大赦當是時郡國兵被徵在鄴以朝廷收鄴中兇懼恪舉止如常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請嚴自備衛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鎮之柰何復自驚擾乎以垂爲兗州牧荊州刺史出鎮蠡臺命孫希傅顏率眾二萬觀兵河南悉罷遣所徵郡國兵中外乃定明年二月方士丁進有寵欲媚恪說恪殺評恪大怒奏斬之高昌卒于河南河內守呂護并其眾附晉欲引晉兵襲鄴恪

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孤恩爲宐以竟詔降乎抑兵戈取也皇甫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悖未已明公方將飲馬湘江勒銘劍閣蕞爾近畿豈宐稽戮乃出師恪督傳顏將五萬人員別將萬人至野王護嬰城自守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可卒拔乃築長圍守之七月護將張興出戰傳顏擊斬之城內窮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趣虛隙吾部贏宐深爲備護果盡銳突真部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十月來降復授廣州刺史明年攻晉洛陽護中流矢卒明年攻晉至密明年攻晉至許昌恪將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村塢多附乃遣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皋希盡取河南支縣明年二月恪坐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可攻矣三月克之遂西畧地至崤澠

晉畧國傳四

魏志晉書

以筑爲洛州鎮金墉坐爲十州都督荆揚洛徐豫雍益秦涼十州荆州牧配兵一萬

鎮魯陽明年春太宰恪司徒評以境內多水旱稽首歸政弗許十

月撫軍厲取晉魯高平數郡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據宛來附

遣趙槃戍之明年二月襲敕勒于塞北五月恪有疾慮暉之政非

己出也又慮評之多忌克也乃召暉兄樂安王臧弟中山王冲而

謂之曰秦吳未賓並懷進取大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本

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蕩平二寇而疾固彌留所願不遂効

有餘恨吳王英傑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汝兄弟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不可昧利怱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疾亟暉親視之問

以後事又以告暉言終而卒恪字元恭初坐有寵于眇眇數欲立爲

太子大臣爭之而後立備備旣忌之坐夫人段氏才高性烈自以

遼西貴胄不肯尊事備后可足渾氏后誣以巫蠱收掖庭獄考殺

之而以己妹妻丞弗愛段夫人女弟后遂惡之及是可足渾
氏爲太后竟不肯任丞晉聞恪卒復宛執趙槃秦聞恪卒命匈奴
曹毅入貢于燕而使其西戎主簿郭辯爲毅使副覘燕可圖與否
皇甫眞兄腫爲秦散騎常侍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
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誅故寄命曹王耳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人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
人得毋因緣假託乎白晔請窮治之評不許辯還白堅堅曰以六
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明年二月以沖爲大司馬而丞
爲車騎大將軍秦四公並反晉公柳據蒲阪魏公庾據陝城皆與
燕接壤庾遣使來附且請兵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秦王大
懼分將討伐悉精銳屯華陰使間賂評庾使至鄴羣臣多請從之
范陽王德請命太尉皇甫眞引笄冀之衆趣蒲阪車騎丞引許洛
之兵救陝太傅評總大眾繼之曄大悅評曰朝廷雖明豈如先帝
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自先帝太宰時不能平秦況今世子庾
又致賤于丞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謀燕久矣失今弗圖將有甬
東之悔丞眞得賤咨嗟竟不能復爭僕射悅縮奏出王公貴戚蔭
戶二十餘萬評賊殺之通鑑作
拔卒明年晉桓溫來伐六月忠敗于湖陸
爲溫將檀元所禽曄使厲爲征討大都督率眾二萬逆戰黃墟大
敗單馬奔還高平徐翻舉郡降晉傅顏禦之林渚又敗臧代厲拒
溫不敢戰乃遣李鳳求救于秦七月溫至武陽前兖州孫元率其
族黨起兵應溫溫遂至枋頭曄評大懼謀奔龍城丞請擊之乃使
代臧爲南討大都督督征南德率步騎五萬拒溫復遣樂嵩乞師
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八月秦苟池鄧羌軍潁川姜撫來報使丞
表司徒左長史申元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丞悉羅騰從軍孚問于

⑤曰溫士眾強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何以克之⑥曰溫驕而恃眾怯于應變大眾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晉室衰弱溫專其政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若糧屢愆縣情見勢屈不戰自潰矣溫以燕降人段息爲鄉導騰擊禽之又斬其將李述溫軍奪氣九月德屯石門斷溫糧道前鋒宙與晉兵遇使二百騎挑戰未交而走晉師逐之入伏中大敗溫戰數不利糧且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而退諸將欲急追之坐不許使德率勁騎四千伏襄邑東澗中自率輕騎八千徐行躡之至襄邑前後夾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還禽孫元秦苟池亦敗晉軍于譙是時郝晷梁琛相繼使秦晷與王猛有舊見秦治燕亂欲自託于猛頗泄國事琛至秦王方敗萬年欲就引見之璞不可乃設行宮百僚陪位

晉畧國傳四

慕容暉

三

第八冊

然後見之璞從兄奕仕秦爲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璞奕舍璞辭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公朝之外退無私面余竊慕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就問國事璞曰兄弟蒙寵二方心各有在兄何問爲堅使其太子延璞相見欲璞先拜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君也儲君亦何異乎璞曰天子之子視元士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乎乃不果拜王猛請畱之秦王不許璞畱月餘乃得歸兼程而進比至鄴則坐已奔秦矣坐還自襄邑上將士功評抑之坐固爭評怒與太后謀殺之故坐奔秦璞言于評曰秦人日闕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璞觀之和必不久吳王又往宐早備之評曰秦豈肯受吾叛臣而敗和好以一人而易一國璞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志相吞啗潁川之役彼以計相救耳豈真愛燕若燕有覺彼豈忘其本志哉評弗聽又以告暉暉亦不以爲然告皇甫真

眞溪憂之上言曰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久要不忘者也兵出洛川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垂又往爲其謀主伍員之禍可爲寒心洛陽太原壺關皆宏深備暉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宐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使來受地使應之曰行人失詞救災恤隣古之經也遂弗予地秦怒十二月使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筑以洛陽降秦臧屯滎陽爲秦將梁成鄧羌所敗申紹上疏曰昔漢宣帝與良二千石共治天下是以特重此選妙盡英才而今率用武臣貴戚旣非鄉里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貪惰無罰清修無賞此百姓所以困弊寇盜所以充斥也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皆由守宰賦調不平舍殷先弱人懷嗟

晉畧國傳四

慕容皝

三

第八冊

怨故也後宮四千餘人僮侍廝養十倍日費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軍士無襁褓之資侯王以侈麗相尚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屠火積薪未足爲喻又勞兵遠戍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餘所旣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落拓令善附內駭耳宐攝就并豫以臨二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猶愈于遠戍孤城空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秦復來伐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暉使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猛克壺關國人大震評壁潞川不敢進封孚問于申○曰事將何如○嘆曰鄴必亾矣吾屬將爲秦虜然福德在燕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一紀燕其復建平楊安攻晉陽未下猛畱苻萇成壺關而自助之掘爲地道使虎牙張蚝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遂克之評按兵不動障固山泉鬻樵及水水二石取絹一匹積錢帛如

巨陵士卒憤怨莫有鬥志十月十日猛進兵潞川奇兵出評軍後燔燒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賊兵遂進王獨持錢帛欲安所置之評懼二十三日甲子戰于潞川大敗死者五萬餘人降者十餘萬評走還鄴秦師從之二十六日圍鄴十一月七日餘蔚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北門納秦兵暉與評滅及孟高艾朗率衛士千餘騎奔龍城旣出城衛士皆散走從者僅十餘騎數日至高陽依冢解息盜卒至高朗力戰外暉失馬步走秦郭慶追及之慶將巨武前縛暉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受詔追賊何謂天子也卒縛之以見秦王秦王詰其走狄暉曰狐外首巨欲歸外先人墳墓耳秦王哀而釋之使還宮牽文武出降太和五年也空都王桓

晉書國傳四

慕容暉

三

第八册

奔遼東遼東已降秦不得入爲郭慶將朱嶷所殺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而送諸秦十二月暉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遷于長安秦封暉爲新興侯及秦王堅爲暉弟冲所攻暉謀殺堅應冲事泄乃爲堅所殺

論曰始廩與其庶兄吐谷渾分部居馬門廩讓吐谷渾吐谷渾去之陰山廩悔而追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厥後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始天所啓乎遂去不復返廩追思無已鮮卑謂兄阿干乃作阿干之歌歲暮窮陰常歌之聞者莫不悽惻始雖相怨尤卒能致其戚戚空若可以昭示後嗣者也孰多忌克千年割據建威奔亾旣立大功卒致鳩毒備之于霸三易其名及暉嗣位不信太原臨劾之忠而用上庸忌功之譖大陸之敗車不還西鄰之責言已至蓋坐去而燕亾矣然其克殄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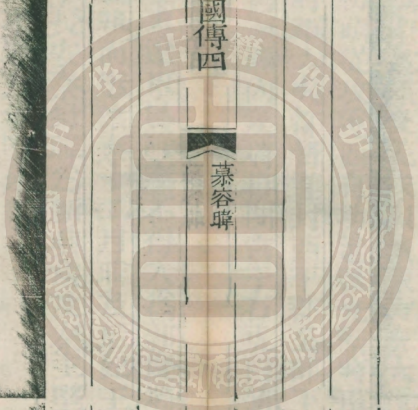
魏摧抑秦晉豐功偉烈皆出○恭徒觀受遺輔政之迹豈有以大異于石氏者哉託六尸之孤寄百里之命勿以貴戚異姓爲權衡務以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蠲倚毗之效可立矣

晉畧國傳四

慕容暉

三

第八冊



漢人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蠲倚毗之效可立矣
異于石氏者哉託六尸之孤寄百里之命勿以貴戚異姓爲權衡
務以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蠲倚毗之效可立矣

秦苻氏

有扈氏之裔世爲武都氏帥有懷歸者居畧陽渭蒲生池中五節節長丈因氏蒲懷歸生洪洪第三子曰健健弟雄生堅有背文

艸付之祥

文曰艸付臣又土王威賜

艸付爲苻苻故氏中貴氏也

魏時氏王有雙

洪之僂王乃

更姓苻氏洪字廣世年十二代父爲部落小帥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永嘉中散千金招俊傑戎晉附之宗人允突共推爲盟主自僂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畧陽公後降劉曜曜公降後趙說石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虎大悅拜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于枋頭從攻遼西有功進號光烈將軍進爵侯尋拜使持節冠軍大將軍六夷都督進封西平郡公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人以洪爲領關內侯將丹閔言于石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外力諸子

晉畧國傳五

蒲洪

一

第八冊

皆才握強兵近肘掖非所以利後嗣也虎曰吾方倚以取吳蜀佛圖澄又以爲言虎乃陰欲殺洪洪知之僂疾不朝時洪子三人在鄴虎賊其二唯健得免深犢作亂洪討犢有功進號車騎大將軍秦雍都督改封畧陽虎祖丹閔罷洪都督洪怒降晉拜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河北都督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是時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咸附洪眾至十餘萬健斬關奔枋頭石氏與偈復拜洪都督洪會官屬議之主簿程朴請與和分境而治如列國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斬之姚襄來攻破之深楞等勸僂尊號乃改姓苻氏自僂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雷弱兒爲輔國將軍深楞魚遵爲前後將軍領左右長史段陵王墮爲左右將軍領左右司馬趙俱牛夷辛牟爲從事中郎毛貴爲單于輔相謂其博士胡文曰孤擁十萬之衆居形勝之地丹閔慕容僂

俱可指辰而殄姚弋仲父子固在吾數中吾取天下當易于漢高也初麻秋鎮枹罕石氏之亂率眾歸鄴洪使其子雄逆擊禽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謬爲洪計畫洪甚親之因寘鳩洪欲弑其眾爲健所斬洪將外謂健曰吾所以未遽歸者規欲先定中州耳不幸爲孺子所困此事非汝兄弟所能辨也我外可急入關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帝號謚洪爲太祖武惠皇帝

健字世建洪第三子也母姜氏夢大羆而孕故初名羆後避石虎外祖張羆諱改焉勇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故二兄見害獨得無恙洪之降晉詔授健右將軍河北監軍封襄國公永和六年代洪統眾去王號僭晉官遣叔父安告喪請命後趙石祗授健兗州牧健欲入關而京兆人杜洪先據長安乃陽受祗官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戎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戎懷治宮

晉書國傳五

苻健

二

第八冊

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不種者斬以徇八月行計成乃更僭晉征西大將軍關中都督雍州刺史悉眾而西至孟津使兄子菁別將七千人自軹關趣蒲坂執其手曰事若不捷汝外河北吾外河南大軍爲浮梁旣渡焚之使弟雄將五千人爲前鋒洪將張先逆戰潼關敗走洪弟郁率所部降氐毛受屯高陵徐璽屯好時羌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歸命菁渡蒲坂所過皆下先渡渭逆戰禽之十月健僞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長安遣使獻捷于晉後趙故將石琚據上邽十二月雄擊斬之明年正月左長史賈碩等請依蜀先主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密使右長史深安諷碩等上尊號三辭乃受僭大秦天王大單于年號皇始永和七年也立強氏爲后萇爲太子

諸子皆爲公東海公雄爲丞相督中外平昌公菁爲衛大將軍典宿衛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二月後趙故并州刺史張平降三月置司隸分遣使者問疾苦求遺才寬重稅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野禾孰野蠶成繭民賴以濟杜洪召晉師四月敗之門誅元碩誣以與晉通謀恨其請侑秦王也明年正月羣臣請侑皇帝許之諸子皆爲王罷大單于以授太子杜洪爲其黨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改年建昌屯窰秋司馬勳傳云洪使勳殺琚與載記不合蓋沿十六國春秋之誤後趙故將高昌李歷皆來附晉將張遇以許昌來附署豫州牧五月滅張琚六月晉討張遇雄菁畧地關東因救之敗晉師徙遇及陳穎許洛五萬戶關中代以楊羣羣不能守退屯引農諸後趙降將咸畔十二月雄攻晉秦州王擢奔涼明年二月以涼師至雄菁擊破之留願成之願不能守走還長安六月雄菁出屯隴東初健納張遇後母

晉畧國傳五

符健

三

第八册

數謂遇假子遇慙因雄菁之出也結關中豪傑陰圖返正七月黃門劉晃約曰開門內遇兵是日健適使晃辭弗許遇兵至不得入外而遇所約關中豪傑同時竝起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乘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眾各數萬皆乞師于晉九月雄還長安使菁略上洛置荊州于豐陽以絕晉援而與清河王法等分討諸畔十一月斬孔特十二月斬劉珍夏侯顯明年正月破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三月而晉師至桓溫破上洛入武關克青泥司馬勳出子午畧西鄙王擢攻陳倉四月雄及太子萇淮南王生等拒溫敗于藍田退屯城南健自守小城悉丁壯隸雄雄選騎七千輕行襲勳勳退還敗溫白鹿原溫糧盡亦退呼延壽從溫還六月雄追敗溫潼關還走王擢于陳倉遂攻喬乘遇疾卒健哭之歐血太子萇代雄攻乘八月斬之關中悉平論功以雷弱兒爲

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生爲中軍大將軍菁爲司空禮賢勤政秦人大悅太子萇病創十月卒十一月王擢降十二月安使晉歸拜大司馬封武都王出鎮蒲坂是歲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明年二月大蝗百艸無遺牛馬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四月立生爲太子六月健有疾菁以爲外也勒兵入東宮將殺生生適在西宮遂攻東掖門健力疾登端門菁眾見之皆散走執菁數而殺之命大司馬安都督中外引丞相雷弱兒等受遺輔政而烜年四十九初謚明號世宗永興初更號謚爲高祖景明皇帝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賴生而一目眇祖洪嘗戲問侍者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恚引刀刺眇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耐鞭篋洪怒曰爲尔不已吾且奴汝生曰可否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是兒狂悖長大必破

晉書國傳五

苻生

四

第八冊

人家健欲殺之雄救之乃免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足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役生單馬入陳擐旗斬將前後十數太子萇外強后欲立少子柳健以三羊五眼應識立生既羸暴好殺健臨終又謂之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命可以漸除之故誅戮尤酷以至殺身永和十一年六月卽位改年壽光羣臣曰未踰年改元非禮也生怒殺議主右僕射段純七月尊強氏爲太后立左僕射深安女爲皇后以趙韶爲右僕射趙誨爲中護軍董榮爲尚書皆嬖人也八月封黃膺廣平王飛新興王素所善也徵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牧并州魏王庾牧豫州青泥之戰強懷陳物其子延未及封而健烜會生出游懷妻樊于道上書請卹生怒射殺之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中書監胡文令王魚言于生曰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以願陛下修德以禳之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深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梁后深楞深安毛貴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并其九子二十七孫明年正月殺司空王墮并其甥

洛州刺史杜郁皆董趙之讐也弱兒南安安剛鞭好直言法報等亂政大言于朝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明天文圖緯健常欺目天下

翟官皆如王令君陰陽最為不和性剛疾惡每見董榮署不與言人或謂之董尚書貴幸無比公意小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雜狗而令國士與言乎龍笑小字也榮聞慙恨會有天變因謀殺之將刑榮謂曰今日復敢比董龍于雜狗乎初殺梁枋欲以洛州刺史趙俱為尚書令俱諍之從兄也因疑以疾謂部諍曰汝等所為乃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殺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之吾其私矣以愛卒

生雖居喪游飲自若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鏗箱鉞鑿備置左右

卽仗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戮脛拉脅錕項刳

胎無不有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宮中驚譌言賊至宮門閉五

日乃止推求告賊者刳其心光祿大夫強平諫鑿其頂衛將軍黃

翥前將軍飛建節將軍鄧羌侍燕禁中以平太后之弟敏頭固諫

生怒將殺之而愴其勇乃出黃翥守馮翊飛守扶風羌守咸陽五

晉書國傳五

苻生

五

第八冊

月太后憤恨而外六月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嗣

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

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

至長安虎狼為暴晝當路夜發屋不食六畜專食人食七百餘人

民癡耕桑皆相聚邑居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

止何以禳為且天豈不愛羣生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施刑教尔

晉姚襄敗于桓溫北據襄陵攻平陽太守產晉王桺救之不勝產

外眾阮襄使來假道云欲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襄人

傑至隴西必為害不如利誘而狙擊之從之拜襄官襄不受斬其

使生怒使張平攻之襄數戰不利乃卑詞厚幣與平約為兄弟各

罷兵明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占有暴兵起京師生曰彼自為

渴耳何所怪乎四月襄渡北屈屯杏城別畧數城招動定陽北地

芹川諸羌胡進據黃洛生使堅及黃眉鄧羌拒之始合禽姚蘭襄
遂堅壁羌曰襄強狠可怒也輕騎三千揚旗大衆壓壘門而鼓之
襄果出羌陽北襄追之至三原羌還軍與大衆合擊禽襄斬之襄
弟萇以軍降師還生不賞而眾辱黃眉黃眉怒謀殺生自去覺从
連坐甚眾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中嘗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
爲王女爲宮閭在何所洛門東是時東海王堅爲龍驤將軍居第
正在洛門東生不寤殺太師魚遵笄其七子十孫光祿大夫牛夷
懼求荊州弗許以爲中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輒雖無
驥足動負百石夷對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勦績
生笑曰何其慢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矣夷愈
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
醉中洩事左右因以爲姦或至申酉忽出臨朝乘醉行戮嘗問左

右外間何所聞或對聖明宰世賞罰公當天下唯歌太平則曰媼
我也殺之或對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謗我也亦殺之勳舊親戚
殺戮幾盡羣臣得走艸野輒自慶從虎口出在廷一日如度十年
東海王堅及其兄清河王法素有時譽堅降姚萇得襄參軍辭讚
權翼厚待之讚翼密說堅舉事堅訪侍中呂婆樓對曰僕刀鏹上
人不足以定大計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殿下盍請而諮之
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御史中丞梁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
二方伺隙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事也願早圖之光祿大夫
強汪以平及太后之外恨生亦與其謀堅心然之喪生未敢發六
月太史令康權曰昨夜三月竝出孛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
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
其夕生語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遽使告法法

夜與平老汪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讚翼猛三百人繼進循衛將士咸倒戈入寢殿生猶醉臥執置別室廢爲越王而殺之堅立謚之曰厲封其子燿爲越王以嗣之而盡誅趙詔趙誦董榮等二十餘人追復魚遵等官改葬錄其子孫焉

論曰自古貽謀不臧未有如健者也夸詐再世毒鍾必發于生又奚責焉昔人以爲生諸酷虐或由史官文致惡歸下流非皆實錄是始不然然而淫侈殘暴之迹或適啟恣意從欲之端故于石虎苻生頗有削除取足亟鑿而已

堅字永固初名文王字堅頭雄第二子也母苟氏祈子西門豹祠孕十有二月而生神允自天屬于庭赤文在背祖洪奇愛之故改姓而名焉大頭長身短足臂亟過邇年七歲後趙司隸徐統見之密執其手曰郎君骨相不恆後當大貴恨僕老不及見也八歲請

晉書國傳五

苻堅

七

第八冊

就學洪喜曰我戎狄世知飲酒而已昔吾年十三始從師猶自以爲小汝乃能如是耶年十一而石虎殺其太子宣太子世堅便慨然有經畧之志十三從入關健夢天神冠赤冠衣朱衣命拜堅龍驤翌日健爲壇引拜謂之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神復命汝勉之矣堅受拜揮鞭策馬意氣動人

史云從健入關次于曲沃按健從河南入潼關不得次曲沃

平姚襄降姚萇收羅豪傑之士以爲羽翼侍中呂婆樓薦王猛猛字景畧北海勳人家魏郡少貧賤鬻畚至洛中從人取直俄頃至一山見父老居胡牀侍衛甚盛猛拜父止之曰王公何緣拜也旣出顧其山乃嵩山猛自知當貴矣博學好兵刑眾莫能知唯徐統奇之碎功曹不應隱居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甚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率十萬之眾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對曰公不遠千

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溫默然良久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拜高官督護
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及是始從堅舉事升平元年六月旣廢生讓
其兄法法曰汝嫡且賢寧立羣臣請奉堅母苟氏謂羣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責在諸君矣羣臣頓首固請乃
許之去帝僞天王改季永興尊父雄爲文桓皇帝雄字元才母苟氏爲
皇太后立子宏爲皇太子諸王皆爲公更封兄法東海弟融陽平
雙河南封子丕長樂暉平原熙廣平叡鉅鹿法爲丞相錄尚書督
中外李威梁平老爲僕射強汪爲領軍呂婆樓爲司隸王猛薛讚
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融好文學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
敵百夫善騎射尤長斲獄丕亦有文武才治民斲獄皆亞融威太
后姑子也素幸于太后生欲殺堅威輒營救以免故堅父事焉威

晉書國傳五

苻堅

八

第八冊

勸堅以天下事任猛于時始平多枋頭元從豪縱劫盜充斥堅欲
試猛以吏事轉令始平下車鞭殺豪吏爲所訟有司奏檻車徵下
廷尉堅親問之曰爲政以德何酷也對曰臣聞治平國以禮治亂
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勳邑謹爲明主除凶猾始殺一姦
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鼎鑊甘心酷政之
刑臣不敢受堅謂羣臣曰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張平以新平雁
門西河太原上黨附晉十月使晉公柳出鎮蒲坂十一月太后登
宣明臺望見丞相府門車騎復沓恐終不利于堅乃與李威謀賜
法外堅苦救不能得與諛東堂慟哭歐血謚之曰哀封其二子陽
敷皆爲公十二月堅至尚書省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以猛代
之明年二月自攻張平鄧羌爲前鋒軍汾上平養子蚝本上黨弓氏子自宮以事平
多力趨捷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超之與羌相持旬餘莫適勝

三月堅至鉅壁平悉眾出戰蚝單入秦陳者四五堅募生得之呂
婆樓子鷹揚將軍光刺蚝中之羌禽以獻平潰遂降堅以蚝爲虎
賁中郎將厚待之常置左右與羌光俱稱萬人敵王猛兼咸陽內
史日親用事宗親勛舊多疾之樊世豪氏佐健定關中位特進封
姑臧侯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耕之將使炊之世
怒欲殺猛猛以告世入言事堅故激怒之世對不遜猛糾之世起
擊猛堅因發怒斬世由是羣臣見猛皆屏息明年起明堂繕南北
郊耕藉親蠶文物畧備矣六月甘露降改元甘露七月羌爲御史
中丞八月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健后弟特進光祿大夫強
德酗酒豪橫掠奪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斬之赦馳不及羌亦強
正與猛同心疾惡刑貴戚二十餘人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
吾乃今知治天下有法也十月進猛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左僕射

晉書國傳五

符堅

九

第八冊

餘官如故十二月加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猛疏讓陽平
公融光祿散騎任羣處士朱彤堅以融爲中書監右僕射羣爲光
祿大夫領太子家令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中庶子而不許猛辭
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舊臣多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
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怒出騰爲甘松護軍黜寶白衣領職以深
平老爲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
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有年高孤寡不能自存者長吏刑罰
失中爲百姓所苦者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者篤學至孝
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明年二月雙改封趙公鎮安定三月
劉衛辰降請田內地許之賈雍侵之堅怒黜雍白衣領職還所掠
以慰安之衛辰入居塞內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率眾
降堅欲處之塞內融諫而止明年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

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畔附于代十二月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充學官公卿以下子孫竝遭受業命牧守各舉孝弟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者得人者賞非人者罰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屏不用明年五月親考太學諸生優劣自是月一臨明年八月故主生弟汝南公騰謀反誅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請除之不聽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竝餘官皆自辟獨爲置郎中令諸公競引富商趙掇等黃門侍郎程憲白之乃推檢降爵國官皆委銓衡因掇等車服僭侈遂制非命士不得乘車馬工商阜隸婦女在京師百里內者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隆和元年正月改年建元三月燕取晉洛陽畧地至嶠澗關中震動親屯陝城以備之六月匈奴右賢王曹靬畔索虜烏延等亦畔通于衛辰靬眾二萬攻畧杏城以南郡縣屯

晉畧國傳五

符堅

十

第八冊

馬蘭山自討之李威王猛輔太子居守堅破降諸虜因如朔方十月淮南公幼率杏城之眾乘虛襲長安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進威太尉以靬爲雁門公居貳城衛辰爲夏陽公復統所部其後靬分其部爲二長子璽封駱川侯領西部小子寅封力川侯領東部號東西曹明年五月代王什翼犍命其長史燕鳳入貢占對有體厚禮之白馬羌斂岐以畧陽畔合于李儼明年二月王猛督姚萇等討禽之笄執儼以歸拜萇隴東太守以彭越爲涼州代儼鎮枹罕幼之反也晉公柳鎮蒲坂趙公雙鎮上邦皆與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婁子並隱不問魏公庾鎮陝城燕公武鎮安定柳雙復結之以謀作亂堅聞徵之十月各據鎮反堅使諭之曰吾待卿等至矣何苦反今止不徵其罷兵守位如故各齧黎以爲信皆不從明年正月遣楊成世討上邦毛嵩討安定王猛鄧羌討蒲

坂楊安張蚝討陝城敕東軍皆距城三十里壁俟秦雍平然後進
取二月陝城降燕且請兵堅大懼自悉精銳屯華陰三月西師皆
敗復遣王鑿呂光討之雅及竇衝爲後繼四月雙武乘勝至隄麋
以苟輿爲前鋒鑿欲速戰允曰興新得志氣方銳豈持重以待之
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果退追敗之進破雙武武
棄安定從雙奔上邦鑿等進攻之晉公桺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
桺以爲怯五月留其子守蒲坂率眾二萬徑趨長安鄧羌率輕騎
七千夜襲敗之桺引還猛邀擊悉俘其眾桺單將數百騎入蒲坂
猛進攻之七月克上邦斬雙武宥其妻子以雅爲秦州雅堅之鎮上
邦丕爲雍州鎮安定九月克蒲坂斬桺并其妻子猛屯蒲坂羌鑿
會攻陝城燕師竟不出十一月克之執庾送長安堅問反故對曰
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懼并外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

晉書國傳五

符堅

上

第八冊

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夙以長子襲魏公餘六子
皆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
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
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
爲笄州鎮蒲坂鄧羌爲洛州鎮陝城明年六月晉桓溫伐燕燕求
救且許割虎牢以西堅引羣臣議東堂皆曰晉溫伐我燕弗我救
也今溫伐我何救焉猛密進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
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笄豫之粟觀兵崢澗則陛下
大事去矣不如合燕以退溫溫退燕病我承其弊不亦可乎堅從
之遣苟池救之八月進猛尚書令九月晉師退池引還燕慕容垂
爲慕容評所忌十一月來奔堅大喜郊迎執手禮之甚厚王猛請
除之堅曰吾方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已告之至誠矣

以爲冠軍將軍封賓徒縣侯受地于燕燕弗予堅怒遣猛督深成
鄧羌步騎二萬伐燕垂爲鄉導明年正月取洛陽降其守將慕容
竦敗其榮陽屯將慕容臧畱羌鎖金墉而還進猛司徒錄尚書封
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甫得一城卽受三事
之賞若矧二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允之
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誚庸其勉從朕命六月復遣猛督楊
安張蚝鄧羌等十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至霸上謂猛曰破壺
關平上黨便長驅取鄴吾當親督大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
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對曰臣雖不武奉成筭而矧殘寇自當
克不淹時敢煩鑿輿冒犯霜露但速敕所司部署鮮卑處所耳堅
大悅七月猛克壺關慕容評以三十萬眾壁潞川良猛不敢進猛
畱苟萇守壺關自助楊安攻晉陽九月克之十月還次潞川使郭

晉畧國傳五

符堅

十一

第八冊

慶夜以銳卒五千間道出評軍後燒其輜重火照鄴中燕主恐促
評戰猛遣徐成覘燕軍期明日日中返命及昏始至猛怒將斬之
鄧羌救之弗許固請曰成羌郡將也詰朝將戰請共效死以贖罪
猛猶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
有近賊欲自相殺故當先除之猛笑曰將軍無言將軍止吾試將
軍耳將軍于郡將尚尙况國事乎吾不憂賊矣乃赦成明日戰于
潞原燕師甚盛遣羌擊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予者公勿以爲憂
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就帳
而寢猛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戰酣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燕
突騎中斬將塞旗無敢攖其鋒者出入數四獲軍乃動乘之大潰
俘斬五萬餘人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餘萬人遂圍鄴猛之未至
也鄴旁晝劫及至肅然獲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

聞之曰慕容元恭信奇士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祭之上疏曰臣以甲子之日大嬖醜類當順陛下之志使六州士女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也堅報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率六師星馳電邁將軍其休士以待十一月雷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見諸耆老語及祖父時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謁堅曰亞夫不迎漢文將軍棄軍何也對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坐凸之虜譬如釜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輅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霸王之言邪堅拔鄴燕主暉出奔郭慶追執之使降而後受之得郡百五十

七縣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大赦釋

深琰之囚

琰使為還言和必不久被囚

嘉悅縮孟高艾朗之忠拜其子為郎中以猛

晉畧國傳五

符堅

三

第八册

為使持節關東六州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郭慶幽州都督刺史鎮薊封襄城郡侯楊安博平縣侯鄧羌為征虜將軍安定太守加散騎常侍猛為請司隸堅下詔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仗特進自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長吏皆依舊任遣繡衣使者申紹韋儒省風俗課農桑振窮困收外凸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暉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自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乃還明年正月禮璧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以蘇通為禮記祭酒月朔率百僚親臨講論其後諸經皆置博士唯闕周禮乃就太常韋逞

母傳其音讀

送母宋氏不知何郡人父授周宮見魏石虎徙之山東與大推鹿車到冀州

徙關東豪傑及襍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襍類于馮翊

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池諸因亂流移者聽還舊業二月令猛

以便窻召補關東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四月雅及楊安克仇

池胡氏注通鑑疑為仇池公楊國之子今仇池傳從北魏書國子安復國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十六國春秋云安功與鄧羌相埒而不豫佐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征曹叡時為前

將軍送先所獲涼州將士還張天錫猛為書諭之天錫懼謝罪併藩

七月如洛陽召故後趙司隸高平徐統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李

儼為河州鎮武始九月卒代以其子辯十月如鄴獵西山旬餘忘

返伶人王洛敏馬諫即罷還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

獵十一月還長安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停便窻選補報

曰朕之與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委卿六州非為優崇朕求自逸

耳夫取之難守之亦不易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憂亦卿

晉畧國傳五

符堅

十四

第八冊

之責也故虜佞台鼎而以分陝為先新政需才窻速銓補俟東方

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李

辯還洽袍罕徙涼州治金城以偏天錫乞伏司赫降雷之長安使

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明年三月詔關東民學通一經才成

一藝者所在禮送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

為民諸非正道典學皆禁之旱課民區種六月徵猛為丞相尚書

令中書監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以陽

平公融代鎮鄴八月猛至長安加中外都督固辭弗許猛既作相

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下軍國內外無不由之黜尸素拔幽滯

課農講武興學整齊風俗自長安至諸州列樹表道二十里亭四

十里驛行旅晏然廣平麻息母喪歸葬朝請算發所至皆以被符

矣明年八月晉襲仇池楊安敗之九月安進攻漢中王統朱彤出

漢川毛當徐成出劔門十一月取晉深益西南夷來附楊安爲益州鎮成都毛當爲深州鎮漢中姚萇爲寧州鎮墊江王統爲南秦州鎮仇池晉邊將退守巴東及南中諸郡堅幸慕容垂夫人同輩游後庭寵燕清河公主及其弟冲是歲四月天鼓鳴彗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埽東井至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請翦慕容垂帥以消天變堅不聽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陽平公融上疏爭之堅報曰方將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寧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王猛以冲爲言乃出爲平陽太守明年五月蜀人張育起兵九月平之十二月或呼于明光殿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求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固請誅鮮卑堅終不內明年六月猛疾堅親爲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小瘳爲赦殊畝以下猛

晉畧國傳五

符堅

五

第八册

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微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物微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蕩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軌前聖天下幸甚七月堅親幸猛第問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物之後願勿以爲事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寧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斂三臨葬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殿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禁衛將士皆令受學二

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
敏慧者詣博士受經尚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明年二
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
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
天下旣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四
月下詔徵天錫入朝苟萇等隨之以兵七月天錫殺其使者八月
降九月以深熙爲涼州徙豪右七千戶于關中因使張旬宣慰西
障氏羌徵其租張曷飛以兵隨之通鑑作魏曷飛約不服乃擊之曷飛大掠
而歸堅怒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
貢獻者八萬餘落十月代攻劉衛辰衛辰求救詔行唐公洛率幽
冀兵擊代諸將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代兵敗十二月代
王遇弒代降分代爲東西二部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敕修鄭白

晉畧國傳五

持堅

六

第八冊

深明年深成民賴其利後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言石氏宮室器
玩之盛堅惑焉以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戰艦兵器飾以金
玉懸珠簾于太極前殿金部郎中裴元畧上書諫堅大悅曰非卿
朕不聞過立命撤毀之擢元畧諫議大夫明年二月命長樂公不
督苟萇慕容暉攻晉襄陽楊安率樊鄧之眾爲前鋒石越出魯陽
慕容坐姚萇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出武當俱會襄陽四月圍之
不欲急攻苟萇諫曰吾眾且飽絕援塞餉綱中之禽耳何必急求
成功徒損將士丕從之堅又遣彭超攻晉彭城俱難督毛盛鄧保
攻晉淮陰盱眙毛當王顯率所部會之十一月北海公重謀反于
洛陽長史呂允收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
劾丕老師糜餉請徵下廷尉詔令以功贖罪遣黃門侍郎韋華切
讓丕等仍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明

年正月堅欲自臨襄陽詔陽平公融將關東之眾會壽春深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熙上書諫乃止二月克襄陽于是順陽魏興皆下而東軍亦連破彭城淮陰盱眙五月東軍爲晉謝元所敗七月使深成爲荊州鎮襄陽毛當爲徐州鎮彭城毛盛爲兗州鎮湖陸王顯爲揚州鎮下邳檻車徵彭超俱難超自殺難削爵爲庶人明年正月復命北海公重鎮薊三月徙行唐公洛鎮成都使自伊闕趣襄陽溯漢而上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重前以謀反被廢洛內不自安及重復用而已西遷自以平代功未報更見疏遠怒謀于眾曰孤宗室至親主上不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今更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令深成沈孤漢水耳治中平顏或作規誤因勸洛反徵兵朝鮮諸國莫應洛懼欲止顏曰此事何可中輟窆聲言受詔悉眾

晉書國傳五

苻堅

七

第六冊

而南襲執陽平據關東以圖秦雍洛從之四月七萬眾發和龍平顏居守堅讓洛使返鎮許以幽州爲世封洛對使者曰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陋不足容萬乘須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竇衝呂光等討之以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浮海襲和龍重悉薊城之眾會洛中山有眾十萬五月戰于中山洛敗禽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薊石越襲斬平顏于和龍堅赦洛徙之西海六月徵融爲侍中中書監中外都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以長樂公丕代鎮鄴關東地廣諸氏種類日赫堅欲分三原九嶼武都雍汧氏戶十五萬使宗親領之散居要鎮以爲盤石之宗集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長計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配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命仇池楊膺爲丕征東左司馬

不

兄也

九嶷氏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八月分

幽州置平州又移烏桓校尉于平城與幽州爲三鎮石越爲平州

鎮和龍韓允爲烏桓校尉鎮平城深讜爲幽州鎮荀毛興爲河州

鎮枹罕王騰爲并州鎮晉陽各配兵戶三千平原公暉爲豫州牧

鎮洛陽洛州移治豐陽鉅鹿公叡爲雍州鎮蒲坂各配兵戶三千二百丕之

出鎮也堅送諸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而歌

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

雷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弗內明年大旱十一月攻晉竟

陵兵敗將死明年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謀反覺收

問陽曰爲父復仇耳堅流涕曰哀公之叅事不在朕汝豈不知皮

曰父有佐命勳臣不免貧餒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

十具牛爲田計未嘗求官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徙之而

晉畧國傳五

苻堅

六

第八冊

以皮兄永爲幽州晉攻襄陽十月引羣臣議于太極殿堅曰自吾
統承大業垂三十年芟夷逋穢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
吾每念此未嘗不臨食輟饋今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
南伐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
璧返中州士民使復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千古一時也
堅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八百諸
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
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
同心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長江之險未可輕也太子左衛帥
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筮犯之必有天殃羣
臣各言利害議久不決乃罷羣臣獨留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
不過一二臣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

晉有三難歲星在斗牛吳越之禍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二也我頻年征伐兵疲將秀有憚役之心三也諸言不可伐者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事吾當與誰言之今強兵百萬資杖如山吾雖未偁令主亦不爲暗弱乘屢捷之威擊坐亾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畱此殘賊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臣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分徙遠方今傾國而去監國以弱牽數萬畱守京師萬一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于時朝臣進諫者眾堅出游霸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軍師爲營衛故能日月所照莫不率從今天下坐平惟東南未殄朕荷大業巨責伎歸每思桓

晉書國傳五

符堅

九

第八冊

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臣之言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淺矣不復與卿等議也慕容垂進曰強吞弱大併小此理勢之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叢余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畱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卿也賜帛五百匹陽平太子復諫皆不聽少子中山公詵上書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不敢伐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及謀之不用亾不淹歲今陽平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豎子安知張夫人者堅之寵妾也亦上書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洩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播穀因地之氣也湯武滅夏商因人之欲也今陛下伐晉何

所因乎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吠眾雞夜鳴伏聞廢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以屬焉十一月堅出游東苑與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同游吳越謁虞陵瞻禹穴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居中土而制四維栖神端拱自足比隆堯舜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游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上勞聖駕下困蒼生乎堅終不聽明年五月晉伐襄陽遂攻深州堅大怒遣鉅鹿公叡督慕容垂毛當救襄陽張崇張蚝姚萇救深州七月晉師退堅下詔悉發諸州馬人十丁遣一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拜羽林郎克捷之日

晉畧國傳五

苻堅

十

第八冊

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吏部桓沖爲侍中先起第以待之八月征南融督驃騎張蚝撫軍方衛軍深成冠軍慕容垂史有平安將軍慕容垂按驍方屯郿城不在前鋒驍騎石越韋鍾等步騎二十五萬號三十萬爲前鋒龍驤姚萇督深益平南慕容暉鎮郿城慕容泓爲北地長史慕容沖爲平陽太守竝不從征堅自統大眾六十餘萬發長安九月至項十月前鋒克壽陽分遣梁成王顯等屯洛澗堅畱大軍于項引輕騎八千兼道赴壽陽十一月洛澗兵敗十將皆歿戰于肥水融馬躓被殺師遂大潰晉師從之至于青岡秦軍晝夜奔走天大寒所蹈藉及溺水飢餓者不可勝數唯慕容垂所將三萬人不敗堅人其軍垂悉以奉焉堅餒甚民有進壺滄豚髀者堅大悅曰溥池豆粥何以加也賜之帛十匹餼十觔辭曰白龍厭天池之樂見困豫且陛下臣之父臣陛下之子安有飢其父而求報者哉遂去弗顧堅大慙

顧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見天下也潸然流涕收集至洛陽有眾十餘萬威儀猶備未及關坐請循撫山東河北因省墳墓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方當徵名將集京師固根本鎮枝葉坐猶繕鷹志在霄漢縱之若何堅曰卿言是也朕既許之矣翼曰陛下重小信忽大計關東之亂自此始矣不從既而悔之乃使石越率三千人戍鄴張蚝率五千人戍晉陽毛當率四千人戍洛陽十二月次于東郊哭陽平公而後入告罪于太廟大赦殊外以下增文武佐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士卒不返者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之曰哀丁零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使坐討之坐畔合斌平原公暉使毛當討斌敗於明年二月坐遂攻鄴河北郡縣多附于坐三月北地長史慕容洵畔收諸馬牧鮮卑數千人屯華陰強永擊之不勝洵眾轉盛自稱大將軍陝

晉書國傳五

符堅

三

第八冊

西都督雍州牧推坐爲丞相領大司馬陝東都督冀州牧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洵何翼曰坐亂山東不暇近偏京師畿甸實社稷之渙憂窳遣重將討之乃徵鉅鹿公叡于蒲坂配兵五萬以討洵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平陽太守慕容冲據河東畔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又使竇衝討冲洵聞叡且至懼將奔關東叡勇而輕敵欲馳兵邀之萇曰患歸之眾不可過也窳驅令出關勒兵鳴鼓隨而擊之弗從邀諸華澤敗於萇遣使謝堅怒斬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以畔冲兵敗奔洵眾十萬使來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敗秦以興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洵當率東人翼衛還鄴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不復爲秦患也鉅鹿公輕慧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洵之意堅大怒責暉既而赦之使爲書

招諭暉密使謂泐曰長安怪異特甚秦數當終吾本罪人加在籠中必無還理不足復顧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大宰領大司馬汝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外問汝便卽尊佐泐于是改年燕興進向長安六月堅自將討姚萇先使游騎邀其走路復斷其水萇弟尹買率勁卒洩鶴雀深堰竇衝敗斬之萇眾渴有外者大雨萇營營中三尺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方食捐案怒曰天亦祐賊乎萇軍由是大振泐持法峻爲其謀臣高蓋所殺沖立爲皇太弟與萇相應堅乃釋萇而還萇亦自畧定北邊郡縣不復徧長安堅召平原公暉于洛陽至使以五萬人討沖河間公琳爲後繼高陽公方成驪山初燕人選突騎衣虎文衣馬飾虎皮號虎班突騎名聞天下沖令婦人彩服騎牛囊輕塵持長架列陳後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應之兵刃接沖呼虎班婦人皆毀囊鞭牛而進沖

晉畧國傳五

苻堅

五

第八冊

因乘暉暉大敗又敗于霸上沖遂據阿房初長安中嘗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于阿房至是沖乃居焉鳳皇沖小字也九月沖徧長安堅登城嘆曰此虜何從出哉因大言責沖爾輩奴正可牧羊何爲苦來送奴沖曰奴厭奴苦欲取若相代耳堅使賜沖錦袍曰朕昔于卿恩分何如而今一朝忽爲此變沖命禽之曰孤心在天下豈存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寬貸苻氏以訓曩好終不令旣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不用王景畧之言遂令白虜至此十一月暉入謝且言息昏三日請幸其第堅許之暉出堅所奉道士王嘉謂堅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嘉有異術隱于往旣而暉謀襲堅事泄始知蘧蔭者席羊者羌也堅乃誅暉盡滅

倒虎山堅與姚萇慕容冲皆使召之嘉詣堅眾以聖人所助其禍未艾歸堅四萬餘人

堅及羣臣皆莫能解明日大雨不果

城中鮮卑明年正月冲僭帝年號更始堅與戰仇班淝大破之又破之雀桑已而大敗于白淝被圍數重鄧羌三子邁綏瓊相謂曰事急矣當立忠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歿非夫也乃與毛長樂蒙豪虎皮奮矛突冲軍堅賴以免高蓋夜襲長安陷南門竇衝李辯擊之斬首千八百城中大飢分尸而食三月堅自破冲城西追奔至阿房諸將請乘勝遂入堅不可引還暉屢敗堅切責之暉恚自殺方亦歿于驪山苟池俱石子與冲爭麥冲將慕容永與戰池外石子奔鄴堅大怒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永于霸漣之間五月冲攻長安堅貫甲督戰飛矢雨集流血被體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負糧助堅多爲賊殺三輔民爲冲所畧者密請兵放火爲內應火發而風逆縱火者十歿八九堅深痛悼招魂祭焉

晉畧國傳五

符堅

三

第八冊

楊定出擊爲冲所禽堅大懼初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畱太子宏守長安自率數百騎與張夫人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宏不能守西奔下辨冲遂入據長安七月堅至五將爲姚萇將吳忠所得歸于新平幽諸別室宏至下辨楊瑩拒之瑩妻堅女順陽公主也怒棄瑩從宏奔武都假道歸晉官輔國將軍桓八月姚萇求璽于堅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偪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使右司馬尹緯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畔賊奈何擬之堅奇緯狀兒因問卿于朕朝何官朕何以不識對曰尚書令史堅嚙曰卿是王景畧之儔而朕失卿寔其亾也初堅因尹赤降姚襄禁錮諸尹緯晚乃得爲令史故堅不及識云堅數罵萇求歿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萇遣人縊堅佛寺年

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皆自殺三軍莫不哀痛莫祕其事諡之曰壯烈天王丕立號謚世祖昭宣皇帝

丕字承叙堅庶長子也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壽陽之敗慕容皝請安撫河北丕館諸鄴西堅詔皝討翟斌丕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輔之皝自募得八千人夜熾飛龍軍遂與斌合皝子農自鄴奔列人以畔丕遣石越討之敗於皝攻鄴拔外郭丕退守中城諸苻守州郡者皆被攻圍徐兗青州皆復爲晉晉劉牢之近在鄆城鄴中糧竭削松栝以食馬會丁零畔皝引去丕始知關中竝反長安危逼乃遣宦者光祚結丁零又遣邵興招集冀部與祚期會襄國皝禽興祚走還鄴丕又使西引張蚝王騰于晉陽蚝騰眾少不能赴皝復圍鄴丕進退路窮晉兵渡河至黎陽丕懼致書謝元俛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旣接以鄴予晉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洩則請率所領保守鄴城參軍焦逵姜讓與司馬楊膺謀改書爲表達奉以如晉元遣牢之率眾二萬運米二千斛以救丕軍至枋頭而改書事覺丕收斬膺讓牢之遂救鄴皝走追之敗于五橋澤丕反救牢之牢之入鄴丕率其眾就食枋頭牢之徵丕復入鄴幽州王永平州苻沖爲燕所敗燒宮室西屯壺關及蚝騰遣使迎丕丕入晉陽始得堅凶問發喪卽佐改年太安太元十年也以王永爲司徒尚書令督中外錄尚書張蚝爲司空王騰爲中軍大將軍自餘封授各有塋魏昌公纂率所部自關中至拜太尉封東海王冀州苻定等先已降燕至是復遣使謝罪唯中山守王寗保博陵始終不附燕丕皆進授爵位十一月左將軍竇衝衛將軍楊定先定不大悅於加爵位于是王永宣檄聲皝弑逆之罪已爲世臣以

晉畧國傳五

苻丕

三古

第八冊

爲高蓋所禽
後走還隴西

秦州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璧皆勸進討

激勵中外言詞慷慨聞者動色十二月坐陷中山王充夙之明年四月王廣攻毛興敗將奔秦州爲鮮卑所執送諸姚萇興因欲攻廣兄統其下殺之推衛平來請命丕卽授之六月苻定等復降于燕永進左丞相又檄州郡期以十月上旬大會臨晉天水姜延等承檄起兵眾各數萬皆就拜列侯將軍七月枹罕諸氏癡衛平推狄道長苻登來請命丕因授之封南安王八月丕親將四萬眾屯平陽九月秦州降萇慕容永據聞喜求假道東歸弗許遣永纂夾攻之俱石子爲前鋒十月戰于襄陵大敗永及石子以馮纂之來歸有戲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及敗懼圖己率數千騎走垣將襲洛至陝爲晉所殺纂與其弟永平侯師奴率丕餘眾數萬走據杏城慕容永悉據其地苻登卽位謚丕曰哀平皇帝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做健時封潁川王官隴東守爲生所殺

晉書國傳五

苻登

五

第八冊

堅卽佐贈涼州登兄同成襲公官毛興河州長史登雄勇不修細行堅弗之奇也長更折節覽書傳建元初官殿中將軍稍遷長安令坐黜狄道長關中亂去官從兄遂置枹罕丕檄至眾老衛平欲廢之而憚其宗強氏有啖青者謂其眾曰大事寧時定久則變生諸君第集青爲諸君洩之眾皆諾七夕大宴青抽劍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休戚是同非賢莫濟衛公老窳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宗室疏屬而志畧雄明當共立之以起大義諸君有異議者乎請速洩奮劍攘袂眾皆愕然莫敢不服于是推登爲帥發兵東克南安夷夏歸者三萬餘戶請命于丕丕遙授征西大將軍隴右都督雍河二州牧封南安王進攻姚萇將姚碩德于秦州登軍乏糧每戰名所殺爲餽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飽肉何憂餒乎碩德屢敗萇自將救之戰于胡奴草萇兵大敗歿者二萬人

啖青射中萇萇甚入保上却碩德代統其眾十月丕敗十一月
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來奔登爲發喪

將大懿眾固推登登遂僭帝

史云爲垣于靡東按登尚未克暑陽安得踰隄

改年太初太元十一

年也立堅神主軍中載以輜輶衛以虎賁建黃旗青蓋凡所欲爲
輒先啟誓眾東討涕泗橫流三軍莫不感慟相與刻兜牟爲舛休
字示無還心每戰以長槊鉤刃相配爲方圓大陳遇有偏薄輒從
中分配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明年正月立毛氏爲皇后懿爲太弟
使拜纂太師封魯王師奴并州牧朔方公纂怒懿不立長史王旅
諫乃受之盧水胡彭沛轂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皆附
于纂有眾十餘萬與楊定合擊姚碩德于涇陽大破之萇自陰密
赴救纂退屯敷陸七月登次瓦亭萇拔彭沛轂堡轂奔杏城八月
馮翊守蘭犢與纂共攻長安師奴勸自立纂不可師奴殺纂自立

晉畧國傳五

符登

三六

第八冊

爲秦公犢絕之九月師奴爲萇所敗董成等皆畔其後犢亦爲萇
所并登進克新平戎夏歸者十餘萬徐嵩胡空各以壘降堅之从
也嵩空葬諸二壘之閒及是登以天子禮改葬焉拜嵩雍州空京
兆十月姚方成陷嵩壘嵩大罵而外萇掘鞭堅尸裸形薦棘而薤
之明年二月登西軍朝那攻萇安定萇軍武都以拒之互有勝負
相持至十月登將就食新平圍萇營哭之乃去萇惡之亦哭以應
之明年正月萇以登數勝謂堅所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
升樓呼謂萇曰世固有爲人臣弒其君而立像以求福者乎弒君
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自與汝洩之何爲苦將士萇不能應二月雷
輜重于大界輕騎西破密造堡進克彌姐營五月姚崇襲大界邀
敗之安丘七月克平涼符願戎之八月進據苟頭原以備安定萇
自率三萬騎夜襲大界陷之毛后美而勇跨馬彎弓率數百人拒

戰力屈被執萇將納之大罵而外名將數十男女五萬皆爲萇得
登收餘眾東屯胡空堡九月楊定破隴城斬姚常破冀城執姚邢
奴姚詳棄畧陽奔陰密登之下隴也隴上復爲萇至是定復取之
自僂隴西王登因授之十月拜定左丞相中外都督秦梁二州牧
竇衝亦有功汧隴閒拜大司馬隴東都督雍州牧丕之敗也其將
楊政自僂州刺史據河東楊楷自僂冀州刺史據湖陝之間招
集流民咸來請命登於是因授之將伐長安命衝前驅自將中軍定
爲後繼政楷各率所統並會未行而萇畧秦州定拒之登攻鞏泉
堡萇乃引退萇使其將任贛宗度詐開安定城門以納登登將赴
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馳入諫乃止旣而聞萇懸門以待
大驚謂左右曰征東其殆聖乎然遂忌惡地惡地懼降萇明年三
月萇陷扶風登將多降登攻隴東不克四月鎮東魏曷飛自僂衝

晉畧國傳五

符登

三

第八册

天王攻姚當成于杏城惡地應之萇擊斬曷飛惡地復降萇七月
馮翊人郭質討萇以應登三輔響應鄭縣人苟曜獨附萇質與戰
鄭東不勝奔洛陽已而曜又陰來附登因之以攻長安明年三月
出雍鄣渡渭據曲牢四月向緜川軍于馬頭原五月萇來戰斬其
右將軍吳忠吳忠者萇所使執堅于五將山者也萇收兵復戰登
敗退屯鄣萇復取新平攻之不克攻安定又敗退據路承堡明年
萇有疾見堅爲崇登聞之大喜七月祠堅主行赦進爵埽境出師
去安定九十里八月萇小瘳自將出拒未戰別將襲登營登退萇
躡其後且將戰萇營已空登驚曰彼何人哉來令我不知去令我
不聞謂其將外忽然復生朕與此羌同時何其厄哉遂還雍十月
巴蜀人在關中者畔萇據引農來附登使右丞相竇衝屯華陰以
應之爲晉將楊佺期所敗明年五月衝請封天水王弗許六月衝

畔自併秦王年號元光七月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其太子興
攻胡空堡登還救興因襲平涼大獲而去萇疾甚遠長安明年正
月聞萇从大喜曰姚興小兒吾折筮筮之耳留弟廣守平涼太子
崇守胡空堡大弟懿卒
太子崇拜乞伏乾歸爲右丞相加九錫大赦悉眾而
東二月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遂自六陌趣癭橋四月興將尹緯
據水拒登渴甚眾潰廣崇皆逆走乃收平涼遺眾入馬毛山六月
乞師于乾歸乾歸使二萬騎救之七月登出山迎乾歸興要擊之
兵敗爲興所殺崇奔湟中僭帝改年延初號謚登曰太宗高皇帝
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楊定定悉其眾二萬與崇共伐乾歸敗諸
平川乾歸眾益至定兵大敗與崇俱遇害

論曰吾嘗反覆堅猛君臣之際若堅之委任責成誠非尋常所得
論已猛處功名之會何其善也議者短猛報復恩怨又閒慕容父

晉書國傳五

符登

天

第八冊

子烏知此正猛之所以自全者乎任之勳邑以觀其能下之詔獄
以觀其器親赴鄴都以分其功至猛棄軍潛謁而後委以六州之
重堅之于猛豈嘗一日去諸懷哉猛逆揆其意故時時有所示天
下不足以釋方來之疑斯亦王剪蕭何之故智也天下未嘗無才
堅喪元輔唯聞追念不復求賢爲繼豈非委心相任在于奮發之
時大欲旣從虛衷亦變是以臨物之言猶不見省陽平追述充耳
褒如蜀主獠亭非孔明所能制彼憤此驕始同符契矣堅旣喪敗
亦知燕之故疆非所兼顧苟能釋暉東還使生較計逆召丕暉自
完秦雍抑亦所謂善敗不亾者也卒使白虜南侵牧羌北擾遺子
危于朝露从休申以衽革惜已傷哉

